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聊齋誌異 第七卷

羅祖

羅祖，即墨人也。少貧。總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，即以羅往。羅居邊數年，生一子。駐防守備雅厚遇之。會守備遷陝西參將，欲攜與俱去。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，遂西。自此三年不得反。適參將欲致書北塞，羅乃自陳，請以便道省妻子。參將從之。羅至家，妻子無恙，良慰。然床下有男子遺烏，心疑之。即而詣李申謝。李致酒殷勤；妻又道李恩義，羅感激不勝。明日，謂妻曰：「我往致主命，暮不能歸，勿伺也。」出門跨馬去。匿身近處，更定卻歸。聞妻與李臥語，大怒，破扉。二人懼，膝行乞死。羅抽刃出，已復韜之曰：「我始以汝為人也，今如此，殺之污吾刀耳！與汝約：妻子而受之，籍名亦而充之，馬匹械器具在。我逝矣！」遂去。鄉人共聞於官。官答李，李以實告。而事無驗見，莫可質憑，遠近搜羅，則絕匿名蹟。官疑其因奸致殺，益械李及妻；逾年，並桎梏以死。乃驛送其子歸即墨。後石匠營有樵人入山，見一道人坐洞中，未嘗求食。眾以為異，齎糧供之。或有識者，蓋即羅也。饋遺滿洞，羅終不食，意似厭罵，以故來者漸寡。積數年，洞外蓬蒿成林。或潛窺之，則坐處不曾少移。又久之，見其出遊山上，就之已杳；往瞰洞中，則衣上塵蒙如故。益奇之。更數日而往，則玉柱下垂，坐化已久。土人為之建廟；每三月間，香楮相屬於道。其子往，人皆呼以小羅祖，香稅悉歸之；今其後人，猶歲一往，收稅金焉。沂水劉宗玉向予言之甚詳。予笑曰：「今世諸檀越，不求為聖賢，但望成佛祖。請遍告之：若要立地成佛，須放下刀子去。」

劉姓

邑劉姓，虎而冠者也。後去淄居沂，習氣不除，鄉人咸畏惡之。有田數畝，與苗某連壠。苗勤，田畔多種桃。桃初實，子往攀摘；劉怒驅之，指為己有。子啼而告諸父。父方駭怪，劉已詬罵在門，且言將訟。苗笑慰之。怒不解，忿而去。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，劉持狀入城，適與之遇。以同鄉故相熟，問：「作何幹？」劉以告。李笑曰：「子聲望眾所共知；我素識苗，甚平善，何敢占騙。將毋反言之也！」乃碎其詞紙，曳入肆，將與調停。劉恨恨不已，竊肆中筆，復造狀，藏懷中，期以必告。未幾，苗至，細陳所以，因哀李為之解免。言：「我農人，半世不見官長。但得罷訟，數株桃，何敢執為己有。」李呼劉出，告以退讓之意。劉又指天畫地，叱罵不休；苗惟和色卑詞，無敢少辯。既罷，逾四五日，見其村中人，傳劉已死，李為驚嘆。異日他適，見杖而來者，儼然劉也。比至，殷殷問訊，且請顧臨。李遂巡問曰：「日前忽聞凶訃，一何妄也？」劉不答，但挽入村，至其家，羅漿酒焉。乃言：「前日之傳非妄也。曩出門，見二人來，捉見官府。問何事，但言不知。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，非怯見官長者，亦不為怖。從去，至公廨，見南面者有怒容，曰：「汝即某耶？罪惡貫盈，不自悔；又以他人之物，占為己有。此等橫暴，合置鑊鼎！」一人稽簿曰：『此人有一善，合不死。』南面者閱簿，其色稍霽。便云：『暫送他去。』數十人齊聲呵逐。余曰：『因何事勾我來？又因何事遣我去？還祈明示。』吏持簿下，指一條示之。上記：崇禎十三年，用錢三百，救一人夫婦完聚。吏曰：『非此，則今日命當絕，宜墮畜生道。』駭極，乃從二人出。二人索賄。怒告曰：『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，豈勒人財者，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！』二人乃不復言。送至村，拱手曰：『此役不曾噉得一掬水。』二人既去，入門遂甦，時氣絕已隔日矣。」李聞而異之，因詰其善行顛末。初，崇禎十三年，歲大凶，人相食。劉時在淄，為主捕隸。適見男女哭甚哀，問之，答云：「夫婦聚數年餘，今歲荒，不能兩全，故悲耳。」少時，油肆前復見之，似有所爭。近詰之。肆主馬姓者便云：「伊夫婦餓將死，日向我討麻醬以為活。今又欲賣婦於我。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。此何要緊？賤則售之，否則已耳。如此可笑，生來纏人！」男子因言：「今粟貴如珠，自度非得三百數，不足供逃亡之費。本欲兩生，若賣妻而不免於死，何敢焉？非敢言直，但求作陰騭行之耳。」劉憐之，便問馬出幾何。馬言：「今日婦口，止直百許耳。」劉請勿短其數，且願助以半價之資。馬執不可。劉少負氣，便謂男子：「彼鄙瑣不足道，我請如數相贈。若能逃荒，又全夫婦，不更佳耶？」遂發囊與之。夫妻泣拜而去。劉述此事，李大加獎嘆。劉自此前行頓改，今七旬猶健。去年，李詣周村，遇劉與人爭，眾圍勸不能解。李笑呼曰：「汝又欲訟桃樹耶？」劉茫然改容，訥訥斂手而退。異史氏曰：「李翠石兄弟，皆稱素封。然翠石又醇謹，喜為善，未嘗以富自豪，抑然誠篤君子也。觀其解紛勸善，其生平可知矣。古云：『為富不仁。』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？抑先富而後仁者耶？」

邵女

柴廷賓，太平人。妻金氏，不育，又奇妒。柴百金買妾，金暴遇之，經歲而死。柴忿出，獨宿數月，不踐閨闥。

一日，柴初度，金卑詞莊禮，為丈夫壽。柴不忍拒，始通言笑。金設筵內寢，招柴。柴辭以醉。金華妝自詣柴所，曰：「妾竭誠終日，君即醉，請一瓊而別。」柴乃入，酌酒話言。妻從容曰：「前日誤殺婢子，今甚悔之。何便仇忌，遂無結髮情耶？後請納金釵十二，妾不汝瑕疵也。」柴益喜，燭盡見跋，遂止宿焉。由此敬愛如初。金便呼媒媪來，囑為物色佳媵；而陰使遷延勿報，已則故督促之。如是年餘。柴不能待，遍囑戚好為之購致，得林氏之養女。金一見，喜形於色，飲食共之，脂澤花釧，任其所取。然林固燕產，不習女紅，繡履之外，須人而成。金曰：「我家素勤儉，非似王侯家，買作畫圖看者。」於是授美錦，使學製，若嚴師誨弟子。初猶呵罵，繼而鞭楚。柴痛切於心，不能為地。而金之憐愛林，尤倍於昔，往往自為妝束，勻鉛黃焉。但履跟稍有摺痕，則以鐵杖擊雙鬢；髮少亂，則批兩頰；林不堪其虐，自經死。柴悲慘心目，頗致怨懟。妻怒曰：「我代汝教娘子，有何罪過？」柴始悟其奸，因復反目，永絕琴瑟之好。陰於別業修房闥，思購麗人而別居之。荏苒半載，未得其人。偶會友人之葬，見二八女郎，光豔溢目，停睇神馳。女怪其狂顧，秋波斜轉之。詢諸人，知為邵氏。邵貧士，止此女，少聰慧，教之讀，過目能了。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。父愛溺之，有議婚者，輒令自擇，而貧富皆少所可，故十七歲猶未字也。柴得其端末，知不可圖，然心低徊之。又冀其家貧，或可利動。謀之數媪，無敢媒者，遂亦灰心，無所復望。忽有賈媪者，以貨珠過柴。柴告所願，賂以重金，曰：「止求一通誠意，其成與否，所勿責也。萬一可圖，千金不惜。」媪利其有，諾之。登門，故與邵妻絮語。睹女，驚贊曰：「好個美姑姑！假到昭陽院，趙家姊妹何足數得！」又問：「婿家阿誰？」邵妻答：「尚未。」媪言：「若個娘子，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！」邵妻嘆曰：「王侯家所不敢望；只要個讀書種子，便是佳耳。我家小孽冤，翻復遴選，十無一當，不解是何意向？」媪曰：「夫人勿須煩怨。恁個麗人，不知前身修何福澤，才能消受得！昨一大笑事：柴家郎君云：於某家塋邊，望見顏色，願以千金為聘。此非餓鴨作天鵝想耶？早被老身呵斥去矣！」邵妻微笑不答。媪曰：「便是秀才家，難與較計；若在別個，失尺而得丈，宜若可為矣。」邵妻復笑不言。媪撫掌曰：「果爾，則為老身計亦左矣。日蒙夫人愛，登堂便促膝賜漿酒；若得千金，出車馬，入樓閣，老身再到門，則閨者呵叱及之矣。」邵妻沉吟良久，起而去，與夫語；移時，喚其女；又移時，三人並出。邵妻笑曰：「婢子奇特，多少良匹悉不就，聞為賤媵則就之。但恐為儒林笑也！」媪曰：「倘入門，得一小哥子，大夫人便如何耶！」言已，告以別居之謀。邵益喜，喚女曰：「試同賈姥言之。此汝自主張，勿後悔，致對父母。」女腆然曰：「父母安享厚奉，則養有濟矣。況自顧命薄，若得嘉耦，必減壽數，少受折磨，未必非福。前見柴郎亦福相，子孫必有興者。」媪大喜，奔告。柴喜出非望，即置千金，備輿馬，娶女於別業，家人無敢言者。女謂柴曰：「君之計，所謂巢燕於幕，不謀朝夕者也。塞口防舌，以冀不漏，何可得乎？請不如早歸，猶速發而禍小。」柴慮摧殘。女曰：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。我苟無過，怒何由起？」柴曰：「不然。此非常之悍，不可情理動者。」

女曰：「身為賤婢，摧折亦自分耳。不然，買日為活，何可長也？」柴以為是，終躊躇而不敢決。

一日，柴他往。女青衣而出，命蒼頭控老牝馬，一羈攜襍從之，竟詣嫡所，伏地而陳。妻始而怒；既念其自首可原，又見容飾兼卑，氣亦稍平。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。曰：「彼薄倖人播惡於眾，使我橫被口語。其實皆男子不義，諸婢無行，有以激之。汝試念背妻而立家室，此豈復是人矣？」女曰：「細察渠似稍悔之，但不肯下氣耳。諺云：『大者不伏小。』以禮論，妻之於夫，猶子之於父，庶之於嫡也。夫人若肯假以詞色，則積怨可以盡捐。」妻云：「彼自不來，我何與焉？」即命婢媼為之除舍。心雖不樂，亦暫安之。柴聞女歸，驚惕不已，竊意羊入虎群，狼藉已不堪矣。疾奔而至，見家中寂然，心始穩貼。女迎門而勸，令詣嫡所。柴有難色。女泣下，柴意少納。女往見妻曰：「郎適歸，自慚無以見夫人，乞夫人往一嫻笑之也。」妻不肯行。女曰：「妾已言：夫之於妻，猶嫡之於庶。孟光舉案，而人不以為諂，何哉？分在則然耳。」妻乃從之，見柴曰：「汝狡兔三窟，何歸為？」柴俛不對。女肘之，柴始強顏笑。妻色稍霽，將返。女推柴從之，又囑庖人備酌。自是夫妻復和。女早起青衣往朝；盥已，授帨，執婢禮甚恭。柴入其室，苦辭之，十餘夕始肯一納。妻亦心賢之；然自愧弗如，積慚成忌。但女奉侍謹，無可蹈瑕；或薄施詞譴，女惟順受。

一夜，夫婦少有反唇，曉妝猶含盛怒。女捧鏡，鏡墮，破之。妻益恚，握髮裂皆。女懼，長跪哀免。怒不解，鞭之至數十。柴不能忍，盛氣奔入，曳女出，妻嗷嗷逐擊之。柴怒，奪鞭反扑，面膚綻裂，始退。由此夫妻若仇。柴禁女無往。女弗聽，早起，膝行伺幕外。妻搥床怒罵，叱去不聽前。日夜切齒，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。柴知之，謝絕人事，杜門不通甲慶。妻無如何，惟日撻婢媼以寄其恨，下人皆不可堪。自夫妻絕好，女亦莫敢當夕，柴於是孤眠。妻聞之，意亦稍安。有大婢素狡黠，偶與柴語，妻疑其私，暴之尤苦。婢輒於無人處，疾首怨罵。

一夕，輪婢值宿，女囑柴，禁無往，曰：「婢面有殺機，叵測也。」柴如其言，招之來，詐問：「何作？」婢驚懼無所措詞。柴益疑，檢其衣，得利刃焉。婢無言，惟伏地乞死。柴欲撻之。女止之曰：「恐夫人所聞，此婢必無生理。彼罪固不赦，然不如鬻之，既全其生，我亦得直焉。」柴然之。會有買妾者，急貨之。妻以其不謀故，罪柴，益遷怒女，詬罵益毒。柴忿顧女曰：「皆汝自取。前此殺卻，烏有今日。」言已而走。妻怪其言，遍詰左右，並無知者；問女，女亦不言。心益悶怒，捉裾浪罵。柴乃返，以實告。妻大驚，向女溫語；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。柴以為嫌卻盡釋，不復作防。適遠出，妻乃召女而數之曰：「殺主者罪不赦，汝縱之何心？」女造次不能以詞自達。妻燒赤鐵烙女面，欲毀其容。婢媼皆為之不平。每號痛一聲，則家人皆哭，願代受死。妻乃不烙，以針刺脅二十餘下，始揮去之。柴歸，見面創，大怒，欲往尋之。女捉襟曰：「妾明知火坑而固蹈之。當嫁君時，豈以君家為天堂耶？亦自顧薄命，聊以洩造化之怒耳。安心忍受，尚有滿時；若再觸焉，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。」遂以藥糝患處，數日尋愈。忽攬鏡喜曰：「君今日宜為妾賀，彼烙斷我晦紋矣！」朝夕事嫡，一如往日。金前見眾哭，自知身同獨夫，略有愧悔之萌，時時呼女共事，詞色平善。

月餘，忽病逆，害飲食。柴恨其不死，略不顧問。數日，腹脹如鼓，日夜寢困。女侍伺不遑眠食，金益德之。女以醫理自陳；金自覺疇昔過慘，疑其怨報，故謝之。金為人持家嚴整，婢僕悉就約束；自病後，皆散誕無操作者。柴躬自紀理，劬勞甚苦，而家中米鹽，不食自盡。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，聘醫藥之。金對人輒自言為「氣壅」，以故醫脈之，無不指為氣鬱者。凡易數醫，卒罔效，亦瀕危矣。又將烹藥。女進曰：「此等藥，百裏無益，祇增劇耳。」金不信。女暗撮別劑易之。藥下，食頃三遺，病若失。遂益笑女言妄，呻而呼之曰：「女華陀，今如何也！」女及群婢皆笑。金問故，始實告之。泣曰：「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！今而後，請惟家政，聽子而行。」無何，病痊，柴整設為賀。女捧壺侍側；金自起奪壺，曳與連臂，愛異常情。更闌，女託故離席；金遣二婢曳還之，強與連榻。自此，事必商，食必借，姊妹無其和也。無何，女產一男。產後多病，金親調視，若奉老母。後金患心痲，痛起，則面目皆青，但欲覓死。女急市銀針數枚，一比至，則氣息瀕盡——按穴刺之，畫然痛止。十餘日復發，復刺；過六七日又發。雖應手奏效，不至大苦，然心常惴惴，恐其復萌。夜夢至一處，似廟宇，殿中鬼神皆動。神問：「汝金氏耶？汝罪過多端，壽數合盡；念汝改悔，故僅降災，以示微譴。前殺兩姬，此其宿報。至邵氏何罪而慘毒如此？鞭打之刑，已有柴生代報，可以相準；所欠一烙二十三針，今三次，止償零數，便望病根除耶？明日又當作矣！」醒而大懼，猶冀為妖夢之誣。食後果病，其痛倍切。女至，刺之，隨手而瘥。疑曰：「技止此矣，病本何以不拔？請再灼之。此非爛燒不可，但恐夫人不能忍受。」金憶夢中語，以故無難色。然呻吟忍受之際，默思欠此十九針，不知作何變症，不如一朝受盡，庶免後苦。炷盡，求女再針。女笑曰：「針豈可以汎常施用耶？」金曰：「不必論穴，但煩十九刺。」女笑不可。金請益堅，起跪榻上。女終不忍。實以夢告。女乃約略經絡，刺之如數。自此平復，果不復病。彌自懺悔，臨下亦無戾色。子名曰俊，秀惠絕倫。女每曰：「此子翰苑相也。」八歲有神童之目；十五歲，以進士授翰林。是時柴夫婦年四十，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。輿馬歸寧，鄉里榮之。邵翁自鬻女後，家暴富，而士林羞與為伍；至是，始有通往來者。

異史氏曰：「女子狡妒，其天性然也。而為妾媵者，又復炫美弄機，以增其怒。嗚呼！禍所由來矣。若以命自安，以分自守，百折而不移其志，此豈撻刃所能加乎？乃至於再拯其死，而始有悔悟之萌。嗚呼！豈人也哉！如數以償，而不增之息，亦造物之怨矣。顧以仁術作惡報，不亦偵乎！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，即招無知之巫，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，心嘗怪之，至此始悟。」

閩人有納妾者，夕入妻房，不敢便去，偽解屨作登榻狀。妻曰：「去休！勿作態！」夫尚徘徊，妻正色曰：「我非似他家妒忌者，何必爾爾。」夫乃去。妻獨臥，輾轉不得寐，遂起，往伏門外潛聽之。但聞妾聲隱約，不甚了了，惟「郎罷」二字，略可辨識。郎罷，閩人呼父也。妻聽逾刻，痰厥而踣，首觸扉作聲。夫驚起，啟戶，尸倒入。呼妾火之，則其妻也。急扶灌之。目略開，即呻曰：「誰家郎罷被汝呼！」妒情可哂。

鞏仙

鞏道人，無名字，亦不知何里人。嘗求見魯王，閩人不為通。有中貴人出，揖求之。中貴見其鄙陋，逐去之；已而復來。中貴怒，且逐且扑。至無人處，道人笑出黃金二百兩，煩逐者覆中貴：「為言我亦不要見王；但聞後苑花木樓臺，極人間佳勝，若能導我一游，生平足矣。」又以白金賂逐者。其人喜，反命。中貴亦喜，引道人自後宰門入，諸景俱歷。又從登樓上。中貴方凭窗，道人一推，但覺身墮樓外，有細葛縲腰，懸於空際；下視，則高深曠目，葛隱隱作斷聲。懼極，大號。無何，數監至，駭極。見其去地絕遠，登樓共視，則葛端繫樞上；欲解援之，則葛細不堪用力。遍索道人已杳矣。束手無計，奏之魯王。王詣視，大奇之，命樓下藉茅鋪絮，將因而斷之。甫畢，葛崩然自絕，去地乃不咫耳。相與失笑。王命訪道士所在。聞館於尚秀才家，往問之，則出游未復。既，遇於途，遂引見王。王賜宴坐，便請作劇。道士曰：「臣草野之夫，無他庸能。既承優寵，敢獻女樂為大王壽。」遂探袖中出美人，置地上，向王稽拜已。道士命扮「瑤池宴」本，祝王萬年。女子弔場數語。道士又出一人，自白「王母」。少間，董雙成、許飛瓊……一切仙姬，次第俱出。未有織女來謁，獻天衣一襲，金彩絢爛，光映一室。王意其偽，索觀之。道士急言：「不可！」王不聽，卒觀之，果無縫之衣，非人工所能製也。道士不樂曰：「臣竭誠以奉大王，暫而假諸天孫，今為濁氣所染，何以還故主乎？」王又意歌者必仙姬，思欲留其一二；細視之，則皆宮中樂妓耳。轉疑此曲，非所夙諳，問之，果茫然不自知。道士以衣置火燒之，然後納諸袖中，再搜之，則已無矣。王於是深重道士，留居府內。道士曰：「野人之性，視宮殿如藩籠，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。」每至中夜，必還其所；時而堅留，亦遂宿止。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。王問曰：「聞仙人亦不能忘情，果否？」對曰：「或仙人然耳；臣非仙人，故心如枯木矣。」一夜，宿府中，王遣少妓往試之。入其室，數呼不應；燭之，則瞑坐榻上。搖之，目一閃即復合；再搖之，駒聲作矣。推之，則遂手而倒，酣臥如雷；彈其額，逆指作鐵釜聲。返以白王。王使刺以針，針弗

入。推之，重不可搖；加十餘人舉擲床下，若千斤石墮地者。且而窺之，仍眠地上。醒而笑曰：「一場惡睡，墮床下不覺耶！」後女子輩每於其坐臥時，按之為戲：初按猶軟，再按則鐵石矣。道士舍秀才家，恆中夜不歸。尚鎖其戶，及旦啟扉，道士已臥室中。初，尚與曲妓惠哥善，矢志嫁娶。惠雅善歌，絃索傾一時。魯王聞其名，召入供奉，遂絕情好。每繫念之，苦無由通。一夕，問道士：「見惠哥否？」答言：「諸姬皆見，但不知其惠哥為誰。」尚述其貌，道其年，道士乃憶之。尚求轉寄一語。道士笑曰：「我世外人，不能為君塞鴻。」尚哀之不已。道士展其袖曰：「必欲一見，請入此。」尚窺之，中大如屋。伏身入，則光明洞徹，寬若廳堂，几案床榻，無物不有。居其內，殊無悶苦。道士入府，與王對弈。望惠哥至，陽以袍袖拂塵，惠哥已納袖中，而他人不之睹也。尚方獨坐凝想時，忽有美人自簷間墮，視之，惠哥也。兩相驚喜，綢繆臻至。尚曰：「今日奇緣，不可不誌。請與卿聯之。」書壁上曰：「侯門似海久無蹤。」惠續云：「誰識蕭郎今又逢。」尚曰：「袖裏乾坤真箇大。」惠曰：「離人思婦盡包容。」書甫畢，忽有五人入，八角冠，淡紅衣，認之，都與無素。默然不言，捉惠哥去。尚驚駭，不知所由。道士既歸，呼之出，問其情事，隱諱不以盡言。道士微笑，解衣反袂示之。尚審視，隱隱有字蹟，細裁如蟻，蓋即所題句也。後十數日，又求一人。前後凡三人。

惠哥謂尚曰：「腹中震動，妾甚憂之，常以緊帛束腰際。府中耳目較多，倘一朝臨蓐，何處可容兒啼？煩與鞏仙謀，見妾三叉腰時，便一拯救。」尚諾之。歸見道士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曳之曰：「所言，予已了了。但請勿憂。君宗祧賴此一線，何敢不竭綿薄。但自此不必復入。我所以報君者，原不在情私也。」後數月，道士自外人，笑曰：「攜得公子至矣。可速把襁褓來！」尚妻最賢，年近三十，數胎而存一子；適生女，盈月而殤。聞尚言，驚喜自出。道士探袖出嬰兒，酣然若寐，臍梗猶未斷也。尚妻接抱，始呱呱而泣。道士解衣曰：「產血濺衣，道家最忌。今為君故，二十年故物，一旦棄之。」尚為易衣。道士囑曰：「舊物勿棄卻，燒錢許，可療難產，墮死胎。」尚從其言。居之又久，忽告尚曰：「所藏舊衲，當留少許自用，我死後亦勿忘也。」尚謂其言不祥。道士不言而去。人見王曰：「臣欲死！」王驚問之，曰：「此有定數，亦復何言。」王不信，強留之。手談一局，急起；王又止之。請就外舍，從之。道士趨臥，視之已死。王具棺木以禮葬之。尚臨哭盡哀，始悟曩言蓋先告之也。遺衲用催生，應如響，求者踵接於門。始猶以污衲與之；既而翦領衿，罔不效。及聞所囑，疑妻必有產厄，斷血布如掌，珍藏之。會魯王有愛妃，臨盆三日不下，醫窮於術。或有以尚生告者，立召入，一劑而產。王大喜，贈白金、綵緞良厚，尚悉辭不受。王問所欲，曰：「臣不敢言。」再請之，頓首曰：「如推天惠，但賜舊妓惠哥足矣。」王召之來，問其年，曰：「妾十八入府，今十四年矣。」王以其齒加長，命遍呼群妓，任尚自擇；尚一無所好。王笑曰：「癡哉書生！十年前訂婚嫁耶？」尚以實對。乃盛備輿馬，仍以所辭綵緞，為惠哥作妝，送之出。惠所生子，名之秀生。秀者袖也，是時年十一矣。日念仙人之恩，清明則上其墓。有久客川中者，逢道人於途，出書一卷曰：「此府中物，來時倉猝，未暇壁返，煩寄去。」客歸，聞道人已死，不敢達王；尚代奏之。王展視，果道士所借。疑之，發其冢，空棺耳。後尚子少殤，賴秀生承繼，益服鞏之先知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袖裏乾坤，古人之寓言耳，豈真有之耶？抑何其奇也！中有天地、有日月，可以娶妻生子，而又無催科之苦，人事之煩，則袖中蟻蟲，何殊桃源雞犬哉！設容人常住，老於是鄉可耳。」

二商

莒人商姓者，兄富而弟貧，鄰垣而居。康熙間，歲大凶，弟朝夕不自給。一日，日向午，尚未舉火，枵腹蹀躞，無以為計。妻令往告兄，商曰：「無益。脫兄憐我貧也，當早有以處此矣。」妻固強之，商便使其子往。少頃，空手而返。商曰：「何如哉！」妻詳問：「阿伯云何？」子曰：「伯躊躇目視伯母，伯母告我曰：『兄弟析居，有飯各食，誰復能相顧也？』」夫妻無言，暫以殘盃敗榻，少易糠粃而生。里中三四惡少，窺大商饒足，夜踰垣入。夫妻驚寤，鳴鑿器而號。鄰人共嫉之，無援者。不得已，疾呼二商。商聞嫂鳴，欲趨救，妻止之，大聲對嫂曰：「兄弟析居，有禍各受，誰復能相顧也！」俄，盜破扉，執大商及婦，炮烙之，呼聲綦慘。二商曰：「彼固無情，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！」率子越垣，大聲疾呼。二商父子故武勇，人所畏懼，又恐驚致他援，盜乃去。視兄嫂，兩股焦灼，扶榻上，招集婢僕，乃歸。大商雖被創，而金帛無所亡失。謂妻曰：「今所遺留，悉出弟賜，宜分給之。」妻曰：「汝有好兄弟，不受此苦矣！」商乃不言。二商家絕食，謂兄必有一報；久之，寂不聞。婦不能待，使子捉囊往從貸，得斗粟而返。婦怒其少，欲反之；二商止之。逾兩月，貧餒愈不可支。二商曰：「今無術可以謀生，不如鬻宅於兄。兄惡我他去，或不受券而恤焉，未可知；縱或不然，得十餘金，亦可存活。」妻以為然，遣子操券詣大商。大商告之婦，且曰：「弟即不仁，我手足也。彼去則我孤立，不如反其券而周之。」妻曰：「不然。彼言去，挾我也；果爾，則適墮其謀。世間無兄弟者，便都死卻耶？我高葺牆垣，亦足自固。不如受其券，從所適，亦可以廣吾宅。」計定，令二商押署券尾，付直而去。二商於是徙居鄰村。鄉中不逞之徒，聞二商去，又攻之。復執大商，榜楚並兼，梏毒慘至，所有金貴，悉以贖命。盜臨去，開廩呼村中貧者，恣所取，頃刻都盡。次日，二商始聞，及奔視，則兄已昏憤不能語；開目見弟，但以手抓床席而已。少頃遂死。二商忿詆邑宰。盜首逃竄，莫可緝獲。盜粟者百餘人，皆里中貧民，州守亦莫如何。大商遺幼子，纔五歲，家既貧，往往自投叔所，數日不歸；送之歸，則啼不止。二商婦頗不加青眼。二商曰：「渠父不義，其子何罪？」因市蒸餅數枚，自送之。過數日，又避妻子，陰負斗粟於嫂，使養兒。如此以為常。又數年，大商賣其田宅，母得直，足自給，二商乃不復至。後歲大饑，道殣相望，二商食指益繁，不能他顧。姪年十五，荏弱不能操業，使攜籃從兄貨胡餅。一夜，夢兄至，顏色慘戚曰：「余惑於婦言，遂失手足之義。弟不念前嫌，增我汗羞。所賣故宅，今尚空閒，宜僦居之。屋後蓬顆下，藏有窖金，發之，可以小阜。使醜兒相從；長舌婦余甚恨之，勿顧也。」既醒，異之。以重直啗第主，始得就，果發得五百金。從此棄賤業，使兄弟設肆廛間。姪頗慧，記算無訛；又誠慤，凡出入，一錙銖必告。二商益愛之。一日，泣為母請粟。商妻欲勿與；二商念其孝，按月廩給之。數年家益富。大商婦病死，二商亦老，乃析姪，家貲割半與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聞大商一介不輕取與，亦狷潔自好者也。然婦言是聽，憤憤不置一詞，恕情骨肉，卒以吝死。嗚呼！亦何怪哉！二商以貧始，以素封終。為人何所長？但不甚遵閭教耳。嗚呼！一行不同，而人品遂異。」

沂水秀才

沂水某秀才，課業山中。夜有二美人入，含笑不言，各以長袖拂榻，相將坐，衣更無聲。少間，一美人起，以白綾巾展几上，上有草書三四行，亦未嘗審其何詞。一美人置白金一錠，可三四兩許；秀才掇內袖中。美人取巾，握手笑出，曰：「俗不可耐！」秀才捫金，則烏有矣。麗人在坐，投以芳澤，置不顧，而金是取，是乞兒相也，尚可耐哉！狐子可兒，雅態可想。

友人言此，并思不可耐事，附志之：對酸俗客。市井人作文語。富貴態狀。秀才裝名士。旁觀諂態。信口謊言不倦。揖坐苦讓上下。歪詩文強人觀聽。財奴哭窮。醉人歪纏。作滿洲調。體氣若逼人語。市井惡謔。任憨兒登筵抓肴果。假人餘威裝模樣。歪科甲談詩文。語次頗稱貴戚。

梅女

封云亭，太行人。偶至郡，晝臥寓屋。時年少喪偶，岑寂之下，頗有所思。凝視間，見牆上有女子影，依稀如畫。念必意想所致。而久之不動，亦不滅，異之。起視轉真；再近之，儼然少女，容蹙舌伸，索環秀領。驚顧未已，冉冉欲下。知為縊鬼，然以白

畫壯膽，不大畏怯。語曰：「娘子如有奇冤，小生可以極力。」影居然下，曰：「萍水之人，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。但泉下髑骸，舌不得縮，索不得除，求斷屋梁而焚之，恩同山岳矣。」諾之，遂滅。呼主人來，問所見。主人言：「此十年前梅氏故宅，夜有小偷入室，為梅所執，送詣典史。典史受盜錢三百，誣其女與通，將拘審驗。女聞自經。後梅夫妻相繼卒，宅歸於余。客往往見怪異，而無術可以靖之。」封以鬼言告主人。計毀舍易楹，費不貲，故難之；封乃協力助作。既就而復居之。梅女夜至，展謝已，喜氣充溢，姿態嫣然。封愛悅之，欲與為懽。瞞然而慚曰：「陰慘之氣，非但不為君利；若此之為，則生前之垢，西江不可濯矣。會合有時，今日尚未。」問：「何時？」但笑不言。封問：「飲乎？」答曰：「不飲。」封曰：「對佳人，悶眼相看，亦復何味？」女曰：「妾生平戲技，惟諳打馬。但兩人寥落，夜深又苦無局。今長夜莫遣，聊與君為交線之戲。」封從之。促膝談指，翻變良久，封迷亂不知所從；女輒口道而顛指之，愈出愈幻，不窮於術。封笑曰：「此閨房之絕技也。」女曰：「此妾自悟，但有雙線，即可成文，人自不之察耳。」更闌頗怠，強使就寢，曰：「我陰人不寐，請自休。妾少解按摩之術，願盡技能，以侑清夢。」封從其請。女疊掌為之輕按，自頂及踵皆遍；手所經，骨若醉。既而握指細播，如以團絮相觸狀，體暢舒不可言；播至腰，口目皆備；至股，則沉沉睡去矣。及醒，日已向午，覺骨節輕和，殊於往日。心益愛慕，繞屋而呼之，並無響應。

日夕，女始至。封曰：「卿居何所，使我呼欲遍？」曰：「鬼無常所，要在地下。」問：「地下有隙，可容身乎？」曰：「鬼不見地，猶魚不見水也。」封握腕曰：「使卿而活，當破產購致之。」女笑曰：「無須破產。」戲至半夜，封苦逼之。女曰：「君勿纏我。有浙娼愛卿者，新寓北鄰，頗極風致。明夕，招與俱來，聊以自代，若何？」封允之。

次夕，果與一少婦同至，年近三十已來，眉目流轉，隱含蕩意。三人狎坐，打馬為戲。局終，女起曰：「嘉會方殷，我且去。」封欲挽之，飄然已逝。兩人登榻，于飛甚樂。詰其家世，則含糊不以盡道。但曰：「郎如愛妾，當以指彈北壁，微呼曰：『壺盧子』，即至。三呼不應，可知不暇，勿更招也。」天曉，入北壁隙中而去。

次日，女來。封問愛卿。女曰：「被高公子招去侑酒，以故不得來。」因而翦燭共話。女每欲有所言，吻已啟而輒止；固詰之，終不肯言，歛歛而已。封強與作戲，四漏始去。自此二女頻來，笑聲常徹宵旦，因而城社悉聞。典史某，亦浙之世族，嫡室以私僕被黜。繼娶顧氏，深相愛好；期月殒，心甚悼之。聞封有靈鬼，欲以問冥世之緣，遂跨馬造封。封初不肯承，某力求不已。封設筵與坐，諾為招鬼妓。日及暝，叩壁而呼，三聲未已，愛卿即入。舉頭見客，色變欲走。封以身橫阻之。某審視，大怒，投以巨椀，溘然而滅。封大驚，不解其故，方將致詰。俄暗室中一老嫗出，大罵曰：「貪鄙賊！壞我家錢樹子！三十貫索要償也！」以杖擊某，中顛。某抱首而哀曰：「此顧氏，我妻也。少年而殞，方切哀痛；不圖為鬼不貞。於姥乎何與？」嫗怒曰：「汝本浙江一無賴賊，買得條烏角帶，鼻骨倒豎矣！汝居官有何黑白？袖有三百錢，便而翁也！神怒人怨，死期已迫，汝父母代哀冥司，願以愛媳入青樓，代汝償貪債，不知耶？」言已又擊，某宛轉哀鳴。方驚詫無從救解，旋見梅女自房中出，張口吐舌，顏色變異，近以長簪刺其耳。封驚極，以身障客。女憤不已，封勸曰：「某即有罪，倘死於寓所，則咎在小生。請少存投鼠之忌。」女乃曳嫗曰：「暫假餘息，為我顧封郎也。」某張皇鼠竄而去。至署，患腦痛，中夜遂斃。次夜，女出笑曰：「痛快！惡氣出矣！」問：「何仇怨？」女曰：「曩已言之：受賄誣奸，啣恨已久。每欲浼君，一為昭雪，自愧無纖毫之德，故將言而輒止。適聞紛拏，竊以伺聽，不意其仇人也。」封訝曰：「此即誣卿者耶？」曰：「彼典史於此，十有八年；妾冤歿十六寒暑矣。」問：「嫗為誰？」曰：「老娼也。」又問愛卿，曰：「臥病耳。」因驟然曰：「妾昔謂會合有期，今真不遠矣。君嘗愿破家相贖，猶記否？」封曰：「今日猶此心也。」女曰：「實告君：妾歿日，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。徒以大怨未伸，故遷延於是。請以新帛作鬼囊，俾妾得附君以往，就展氏求婚，計必允諧。」封慮勢分懸殊，恐將不遂。女曰：「但去無憂。」封從其言。女囑曰：「途中慎勿相喚；待合巹之夕，以囊挂新人首，急呼曰：『勿忘勿忘！』」封諾之。纔啟囊，女跳身已入。攜至延安，訪之，果有展孝廉，生一女，貌極端好；但病癡，又常以舌出唇外，類犬喘日。年十六歲，無問名者。父母憂念成痼。封到門投刺，具通族閥。既退，托媒。展喜，贅封於家。女癡絕，不知為禮，使兩婢扶曳歸室。群婢既去，女解衿露乳，對封憨笑。封覆囊呼之。女停眸審顧，似有疑思。封笑曰：「卿不識小生耶？」舉之囊而示之。女乃悟，急掩衿，喜共燕笑。詰旦，封入謁岳。展慰之曰：「癡女無知，既承青眷，君倘有意，家中慧婢不乏，僕不靳相贈。」封力辨其不癡。展疑之。無何，女至，舉止皆佳，因大驚異。女但掩口微笑。展細詰之，女進退而慚於言；封為略述梗概。展大喜，愛悅逾於平時。使子大成與婿同學，供給豐備。年餘，大成漸厭薄之，因而郎舅不相能；廝僕亦刻疵其短。展惑於浸潤，禮稍懈。女覺之，謂封曰：「岳家不可久居；凡久居者，盡闖茸也。及今未大決裂，宜速歸。」封然之，告展。展欲留女，女不可。父兄盡怒，不給輿馬。女自出妝貲買馬歸。後展招令歸寧，女固辭不往。後封舉孝廉，始通慶好。

異史氏曰：「官卑者愈貪，其常情然乎？三百誣姦，夜氣之牴牾盡矣。奪嘉耦，入青樓，卒用暴死。吁！可畏哉！」

康熙甲子，貝丘典史最貪詐，民咸怨之。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。或代懸招狀云：「某官因自己不慎，走失夫人一名。身無餘物，止有紅綾七尺，包裹元寶一枚，翹邊細紋，並無闕壞。」亦風流之小報也。

郭秀才

東粵士人郭某，暮自友人歸，入山迷路，竄榛莽中。更許，聞山頭笑語，急趨之。見十餘人，藉地飲。望見郭，闕然曰：「坐中正欠一客，大佳，大佳！」郭既坐，見諸客半儒巾，便請指迷。一人笑曰：「君真酸腐！舍此明月不賞，何求道路？」即飛一觥來。郭飲之，芳香射鼻，一引遂盡。又一人持壺傾注。郭故善飲，又復奔馳吐燥，一舉十觴。眾人大贊曰：「豪哉！真吾友也！」郭放達喜謔，能學禽語，無不酷肖。離坐起洩，竊作燕子鳴。眾疑曰：「半夜何得此耶？」又效杜鵑，眾益疑。郭坐，但笑不言。方紛議問，郭回首為鸚鵡鳴曰：「郭秀才醉矣，送他歸也！」眾驚聽，寂不復聞。少頃，又作之。既而悟其為郭，始大笑。皆撮口從學，無一能者。一人曰：「可惜青娘子未至。」又一人曰：「中秋還集於此，郭先生不可不來。」郭敬諾。一人起曰：「客有絕技；我等亦獻踏肩之戲，若何？」於是譁然並起。前一人挺身矗立；即有一人飛登肩上，亦矗立；累至四人，高不可登；繼至者，攀肩踏臂，如緣梯狀；十餘人，頃刻都盡，望之可接霄漢。方驚顧間，挺然倒地，化為修道一線。郭駭立良久，遵道得歸。翼日，腹大痛；溺綠色，似銅青，著物能染，亦無溺氣，三日乃已。往驗故處，則肴骨狼藉，四圍叢莽，並無道路。至中秋，郭欲赴約，朋友諫止之。設斗膽再往一會青娘子，必更有異。惜乎其見之搖也！

死僧

某道士，雲游日暮，投止野寺。見僧房局閉，遂藉蒲團，趺坐廊下。夜既靜，聞啟闔聲，旋見一僧來，渾身血污，目中若不見道士，道士亦若不見之。僧直入殿，登佛座，抱佛頭而笑，久之乃去。及明，視室，門局如故。怪之，入村道所見。眾如寺，發局驗之，則僧殺死在地，室中席篋掀騰，知為盜劫。疑鬼笑有因；共驗佛首，見腦後有微痕，刃之，內藏三十餘金。遂用以葬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諺有之：『財連於命』。不虛哉！夫人儉蓄封殖，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，亦已癡矣；況僧並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！生不肯享，死猶顧而笑之，財奴之可歎如此。佛云：『一文將不去，惟有業隨身。』其僧之謂夫！」

阿英

甘玉，字璧人，廬陵人。父母早喪。遺弟珏，字雙壁。始五歲，從兄鞠養；玉性友愛，撫弟如子。後珏漸長，丰姿秀出，又惠

能文。玉益愛之。每曰：「吾弟表表，不可以無良匹。」然簡拔過刻，姻卒不就。適讀書匡山僧寺，夜初就枕，聞窗外有女子聲。窺之，見三四女郎席地坐，數婢陳肴酒，皆殊色也。一女曰：「秦娘子，阿英何不來？」下座者曰：「昨自函谷來，被惡人傷右臂，不能同游，方用恨恨。」一女曰：「前宵一夢大惡，今猶汗悸。」下座者搖手曰：「莫道莫道！今宵姊妹懼會，言之嚇人不快。」女笑曰：「婢子何膽怯爾爾！便有虎狼啣去耶？若要勿言，須歌一曲，為娘行侑酒。」女低吟曰：「閒階桃花取次開，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。付囑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，著得鳳頭鞋子即當來。」吟罷，一座無不歎賞。談笑間，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，顴睛閃閃，其貌醜醜。眾啼曰：「妖至矣！」倉卒闕然，殆如鳥散。惟歌者婀娜不前，被執哀啼，強與支撐。丈夫吼怒，齧手斷指，就便嚼食。女郎踣地若死。玉憐惻不可復忍，乃急袖劍拔關出，揮之，中股；股落，負痛逃去。扶女人室，面如塵土，血淋衿袖；驗其手，則右拇斷矣。裂帛代裹之。女始呻曰：「拯命之德，將何以報？」玉自初窺時，心已隱為弟謀，因告以意。女曰：「狼疾之人，不能操箕帚矣。當別為賢仲圖之。」詰其姓氏，答言：「秦氏。」玉乃展衾，俾暫休養；自乃襪被他所。曉而視之，則床已空；意其自歸。而訪察近村，殊少此姓；廣托戚朋，並無確耗。歸與弟言，悔恨若失。

玨一日偶游塗野，遇一二八女郎，姿致娟娟，顧之微笑，似將有言。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：「君甘家二郎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君家尊曾與妾有婚姻之約，何今日欲背前盟，另訂秦家？」玨云：「小生幼孤，夙好都不曾聞，請言族閥，歸當問兄。」女曰：「無須細道，但得一言，妾當自至。」玨以未覓兄命為辭。女笑曰：「駭郎君！遂如此怕哥子耶？妾陸氏，居東山望村。三日內，當候玉音。」乃別而去。玨歸，述諸兄嫂。兄曰：「此大謬語！父歿時，我二十餘歲，倘有是說，那得不聞？」又以其獨行曠野，遂與男兒交語，愈益鄙之。因問其貌，玨紅徹面頰，不出一言。嫂笑曰：「想是佳人。」玉曰：「童子何辨妍媸？縱美，必不及秦；待秦氏不諧，圖之未晚。」玨默而退。逾數日，玉在途，見一女子，零涕前行。垂鞭按轡而微睨之，人世殆無其匹。使僕詰焉。答曰：「我舊許甘家二郎；因家貧遠徙，遂絕耗問。近方歸，復聞郎家二三其德，背棄前盟。往問伯伯甘璧人，焉置妾也？」玉驚喜曰「甘璧人，即我是也。先人曩約，實所不知。去家不遠，請即歸謀。」乃下騎授轡，步御以歸。女自言：「小字阿英。家無昆季，惟外姊秦氏同居。」始悟麗者即其人也。玉欲告諸其家，女固止之。竊喜弟得佳婦，然恐其逃招議。久之，女殊矜莊，又嬌婉善言。母事嫂，嫂亦雅愛慕之。值中秋，夫妻方狎宴，嫂招之。玨意悵惘。女遣招者先行，約以繼至；而端坐笑言，良久殊無去志。玨恐嫂待久，故連促之。女但笑，卒不復去。質旦，晨妝甫竟，嫂自來撫問：「夜來相對，何爾快快？」女微哂之。玨覺有異，質對參差。嫂大駭：「苟非妖物，何得有分身術？」玉亦懼，隔簾而告之曰：「家世積德，曾無怨讎。如其妖也，請速行，幸勿殺吾弟！」女腆然曰：「妾本非人，祇以阿翁夙盟，故秦家姊以此勸駕。自分不能育男女，嘗欲辭去，所以戀戀者，為兄嫂待我不薄耳。今既見疑，請從此訣。」轉眼化為鸚鵡，翩然逝矣。初，甘翁在時，蓄一鸚鵡甚慧，嘗自投餌。時玨四五歲，問：「飼鳥為何？」父戲曰：「將以為汝婦。」聞鸚鵡乏食，則呼玨云：「不將餌去，餓煞媳婦矣！」家人亦皆以此為戲。後斷鎖亡去。始悟舊約云即此也。然玨明知非人，而思之不置；嫂戀情尤切，旦夕啜泣。玉悔之而無如何。

後二年，為弟聘姜氏女，意終不自得。有表兄為粵司李，玉往省之，久不歸。適土寇為亂，近村里落，半為丘墟。玨大懼，率家人避山谷。山上男女頗雜，都不知其誰何。忽聞女子小語，絕類英，嫂促玨近驗之，果英。玨喜極，捉臂不釋。女乃謂同行者曰：「姊且去，我望嫂嫂來。」既至，嫂望見悲哽。女慰勸再三。又謂：「此非樂土。」因勸令歸。眾懼寇至，女固言：「不妨。」乃相將俱歸。女撮土攔戶，囑安居勿出，坐數語，反身欲去。嫂急握其腕，又令兩婢捉左右足，女不得已，止焉。然不甚歸私室；玨訂之三四，始為之一往。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。女遂早起為姜理妝，梳竟，細勻鉛黃，人視之，豔增數倍；如此三日，居然麗人。嫂奇之，因言：「我又無子。欲購一妾，姑未遑暇。不知婢輩可塗澤否？」女曰：「無人不可轉移，但質美者易為力耳。」遂遍相諸婢，惟一黑醜者，有宜男相。乃喚與洗濯，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。如是三日，面赤漸黃；四七日，脂澤沁入肌理，居然可觀。日惟閉門作笑，並不計及兵火。一夜，噪聲四起，舉家不知所謀。俄聞門外人馬鳴動，紛紛俱去。既明，始知村中焚掠殆盡；盜縱隊隊窮搜，凡伏匿巖穴者，悉被殺擄。遂益德女，目之以神。女忽謂嫂曰：「妾此來，徒以嫂義難忘，聊分離亂之憂。阿伯行至，妾在此，如諺所云，非李非桃，可笑人也。我姑去，當乘間一相望耳。」嫂問：「行人無恙乎？」曰：「近中有大難。此無與他人事，秦家姊受恩者，意必報之，固當無妨。」嫂挽之過宿，未明已去。玉自東粵歸，聞亂，兼程進。途遇寇，主僕棄馬，各以金束腰間，潛身叢棘中。一秦吉了飛集棘上，展翼覆之。視其足，缺一指，心異之。俄而群盜四合，繞莽殆遍，似尋之。二人氣不敢息。盜既散，鳥始翔去。既歸，各道所見。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麗者也。後值玉他出不歸，英必暮至；計玉將歸而早出。玨或會於嫂所，間邀之，則諾而不赴。一夕，玉他往，玨意英必至，潛伏候之。未幾，英果來，暴起，要遮而歸於室。女曰：「妾與君情緣已盡，強合之，恐為造物所忌。少留有餘，時作一面之會，如何？」玨不聽，卒與狎。天明，詣嫂。嫂怪之。女笑云：「中途為強寇所劫，勞嫂懸望矣。」數語趨出。居無何，有巨狸啣鸚鵡經寢門過。嫂駭絕，固疑是英。時方沐，輟洗急號，群起謀擊，始得之。左翼沾血，奄存餘息。抱置膝頭，撫摩良久，始漸醒。自以喙理其翼。少選，飛繞室中，呼曰：「嫂嫂，別矣！吾怨玨也！」振翼遂去，不復來。

橘樹

陝西劉公，為興化令。有道士來獻盆樹；視之，則小橘細裁如指，擯弗受。劉有幼女，時六七歲，適值初度。道士云：「此不足供大人清玩，聊祝女公子福壽耳。」乃受之。女一見，不勝愛悅，實諸閨闈，朝夕護之惟恐傷。劉任滿，橘盈把矣。是年初結實。簡裝將行，以橘重贅，謀棄之。女抱樹嬌啼。家人給之曰：「暫去，且將復來。」女信之，涕始止。又恐為大力者負之而去，立視家人，移栽墀下，乃行。女歸，受莊氏聘。莊丙戌登進士，釋褐為興化令。夫人大喜。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，及至，則橘已十圍，實纍纍以千計。問之故役，皆云：「劉公去後，橘甚茂而不實，此其初結也。」更奇之。莊任三年，繁實不懈；第四年，憔悴無少華。夫人曰：「君任此不久矣。」至秋，果解任。

異史氏曰：「橘其有夙緣於女與？何遇之巧也。其實也似感恩，其不華也似傷離。物猶如此，而況於人乎？」

赤字

順治乙未冬夜，天上赤字如火。其文云：「白蒼代靖否復議朝治馳。」

牛成章

牛成章，江西之布商也。娶鄭氏，生子女各一。牛三十三歲病死。子名忠，時方十二；女八九歲而已。母不能貞，貨產入囊，改醮而去。遺兩孤，難以存濟。有牛從嫂，年已六衰，貧寡無歸，送與居處。數年，嫗死，家益替。而志漸長，思繼父業而苦無貲。妹適毛姓，毛富賈也。女哀婿數十金付兄。兄從人適金陵，途中遇寇，資斧盡喪，飄蕩不能歸。偶趨典肆，見主肆者絕類其父；出而潛察之，姓字皆符。駭異不論其故。惟日流連其傍，以窺意旨，而其人亦略不顧問。如此三日，覘其言笑舉止，真父無訛。即又不敢拜識；乃自陳於群小，求以同鄉之故，進身為傭。立券已，主人視其里居、姓氏，似有所動，問所從來。忠泣訴父名，主人悵然若失。久之，問：「而母無恙乎？」忠又不敢謂父死，婉應曰：「我父六年前，經商不返，母醮而去。幸有伯母撫育，不然，葬溝瀆久矣。」主人慘然曰：「我即是汝父也。」於是握手悲哀。又導人參其後母。後母嫗，年三十餘，無出，得忠

喜，設宴寢門。牛終歛歎不樂，即欲一歸故里。妻慮肆中乏人，故止之。牛乃率子紀理肆務；居之三月，乃以諸籍委子，取裝西歸。既別，忠實以父死告母。姬乃大驚，言：「彼負販於此，曩所與交好者，留作當商；娶我已六年矣。何言死耶？」忠又細述之。相與疑念，不喻其由。逾一晝夜，而牛已返。攜一婦人，頭如蓬葆。忠視之，則其所生母也。牛摘耳頓罵：「何棄吾兒！」婦懼伏不敢少動。牛以口齧其項。婦呼忠曰：「兒救吾！兒救吾！」忠大不忍，橫身蔽兩其間。牛猶忿怒，婦已不見。眾大驚，相譁以鬼。旋視牛，顏色慘變，委衣於地，化為黑氣，亦尋滅矣。母子駭歎，舉衣冠而瘞之。忠席父業，富有萬金。後歸家問之，則嫁母於是日死，一家皆見牛成章云。

青娥

霍桓，字匡九，晉人也。父官縣尉，早卒。遺生最幼，聰惠絕人。十一歲，以神童入泮。而母過於愛惜，禁不令出庭戶，年十三，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。同里有武評事者，好道，入山不返。有女青娥，年十四，美異常倫。幼時竊讀父書，慕何仙姑之為人。父既隱，立志不嫁。母無奈之。一日，生於門外瞥見之。童子雖無知，祇覺愛之極，而不能言；直告母，使委禽焉。母知其不可，故難之。生鬱鬱不自得。母恐拂兒意，遂託往來者致意武，果不諧。生行思坐籌，無以為計。會有一道士在門，手握小鏡，長裁尺許。生借閱一過，問：「將何用？」答云：「此斷藥之具；物雖微，堅石可入。」生未深信。道士即以斫牆上石，應手落如腐。生大異之，把玩不釋於手。道士笑曰：「公子愛之，即以奉贈。」生大喜，酬之以錢，不受而去。持歸，歷試磚石，略無隔闕。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，而不知其非法也。更定，踰垣而出，直至武第；凡穴兩重垣，始達中庭。見小廂中，尚有燈火，伏窺之，則青娥卸晚裝矣。少頃，燭滅，寂無聲。穿墻入，女已熟眠。輕解雙履，悄然登榻；又恐女郎驚覺，必遭訶逐，遂潛伏繡褶之側，略聞香息，心願竊慰。而半夜經營，疲殆頗甚，少一合眸，不覺睡去。女醒，聞鼻氣休休；開目，見穴隙亮入。大駭，急起，暗中拔關輕出，敲窗喚家人婦，共執火操杖以往。見一總角書生，酣眠繡榻，細審，識為霍生。推之始覺，遽起，目灼灼如流星，似亦不大畏懼，但靦然不作一語。眾指為賊，恐呵之。始出涕曰：「我非賊，實以愛娘子故，愿以近芳澤耳。」眾又疑穴數重垣，非童子所能者。生出鏡以言異。共試之，駭絕，訝為神授。將共告諸夫人。女俛首沉思，意似不以為可。眾窺知女意，因曰：「此子聲名門第，殊不辱玷。不如縱之使去，俾復求媒焉。詰旦，假盜以告夫人，如何也？」女不答。眾乃促生行。生索鏡。共笑曰：「駭兒童！猶不忘凶器耶？」生覲枕邊，有鳳釵一股，陰納袖中。已為婢子所窺，急白之。女不言亦不怒。一媪拍頸曰：「莫道他駭若，意念乖絕也。」乃曳之，仍自賣中出。既歸，不敢實告母，但囑母復媒致之。母不忍顯拒，惟遍託媒氏，急為別覓良姻。青娥知之，中情皇急，陰使腹心者風示媪。媪悅，託媒往。會小婢漏泄前事，武夫人辱之，不勝悲憤。媒至，益觸其怒，以杖畫地，罵生並及其母。媒懼竄歸，具述其狀。生母亦怒曰：「不肖兒所為，我都夢夢。何遂以無禮相加！當交股時，何不將蕩兒淫女一併殺卻？」由是見其親屬，輒便披訴。女聞，愧欲死。武夫人大悔，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。女陰使人婉致生母，且矢之以不他，其詞悲切。母感之，乃不復言；而論親之謀，亦遂輟矣。會秦中歐公宰是邑，見生文，深器之，時召入內署，極意優寵。一日，問生：「婚乎？」答言：「未。」細詰之，對曰：「夙與故武評事女小有盟約；後以微嫌，遂致中寢。」問：「猶願之否？」生靦然不言。公笑曰：「我當為子成之。」即委縣尉、教諭，納幣於武。夫人喜，婚乃定。逾歲，娶女歸。

女入門，乃以鏡擲地曰：「此寇盜物，可將去！」生笑曰：「勿忘媒約。」珍佩之恆不去身。女為人溫良寡默，一日三朝其母；餘惟閉門寂坐，不甚留心家務。母或以弔慶他往，則事事經紀，罔不井井。年餘，生一子孟仙。一切委之乳保，似亦不甚顧惜。又四五年，忽謂生曰：「懽愛之緣，於茲八載。今離長會短，可將奈何！」生驚問之，即已默默，盛妝拜母，返身入室。追而詰之，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。母子痛悼，購良材而葬之。母已衰邁，每每抱子思母，如摧肺肝，由是遘病，遂憊不起。逆害飲食，但思魚羹，而近地則無，百里外始可購致。時廝騎皆被差遣；生性純孝，急不可待，懷貲獨往，晝夜無停趾。返至山中，日已沉冥，兩足跛躄，步不能咫。後一叟至，問曰：「足得毋泡乎？」生唯唯。叟便曳坐路隅，敲石取火，以紙裹藥末，熏生兩足訖。試使行，不惟痛止，兼益矯健。感極申謝。叟問：「何事汲汲？」答以母病，因歷道所由。叟問：「何不另娶？」答云：「未得佳者。」叟遙指山村曰：「此處有一佳人，倘能從我去，僕當為君作伐。」生辭以母病待醫，姑不遑暇。叟乃拱手，約以異日入村，但問老王，乃別而去。生歸，烹魚獻母。母略進，數日尋瘳。乃命僕馬往尋叟。至舊處，迷村所在。周章逾時，夕暝漸墜；山谷甚雜，又不可以極望。乃與僕分上山頭，以瞻里落；而山徑崎嶇，苦不可復騎，跋履而上，味色籠煙矣。蹠蹠四望，更無村落。方將下山，而歸路已迷，心中燥火如燒。荒窺間，冥墮絕壁。幸數尺下有一線荒臺，墜臥其上，闊僅容身，下視黑不見底。懼極不敢少動。又幸崖邊皆生小樹，約體如欄。移時，見足傍有小洞口；心竊喜，以背著石，蟠行而入。意稍穩，冀天明可以呼救。少頃，深處有光如星點。漸近之，約三四里許，忽睹廊舍，並無紅燭，而光明若晝。一麗人自房中出，視之，則青娥也。見生，驚曰：「郎何能來？」生不暇陳，抱袂嗚惻。女勸止之。問母及兒，生悉述苦況，女亦慘然。生曰：「卿死年餘，此得無冥間耶？」女曰：「非也，此乃仙府。曩時非死，所瘞，一竹杖耳。郎今來，仙緣有分也。」因導令朝父，則一修髯丈夫，坐堂上；生趨拜。女曰：「霍郎來。」翁驚起，握手略道平素。曰：「婿來大好，分當留此。」生辭以母望，不能久留。翁曰：「我亦知之。但遲三數日，即亦何傷。」乃餌以香酒，即令婢設榻於西堂，施錦褥焉。生既退，約女同榻寢。女卻之曰：「此何處，可容狎褻？」生捉臂不捨。窗外婢子笑聲嗶然，女益慚。方爭拒間，翁入，叱曰：「俗骨污吾洞府！宜即去！」生素負氣，愧不能忍，作色曰：「兒女之情，人所不免，長者何當伺我？無難即去，但令女須便將隨。」翁無辭，招女隨之，啟後戶送之；賺生離門，父子闔扉去。回首峭壁巉巖，無少隙縫，隻影孳孳，罔所歸適。視天上斜月高揭，星斗已稀。悵悵良久，悲已而恨，面壁叫號，迄無應者。憤極，腰中出鏡，鑿石攻進，且攻且罵。瞬息洞入三四尺許。隱隱聞人語曰：「孽障哉！」生奮力鑿益急。忽洞底豁開二扉，推娥出曰：「可去，可去！」壁即復合。女怨曰：「既愛我為婦，豈有待丈人如此者？是何處老道士，授汝凶器，將人纏混欲死！」生得女，意願已慰，不復置辯；但憂路險難歸。女折兩枝，各跨其一，即化為馬，行且駛，俄頃至家。時失生已七日矣。

初，生之與僕相失也，覓之不得，歸而告母。母遣人窮搜山谷，並無蹤緒。正憂惶所，聞子自歸，懽喜承迎。舉首見婦，幾駭絕。生略述之，母益忻慰。女以形蹟詭異，慮駭物聽，求即播遷，母從之。異郡有別業，刻期徙往，人莫之知。偕居十八年，生一女，適同邑李氏。後母壽終。女謂生曰：「吾家茅田中，有雉抱八卵，其地可葬。汝父子扶柩歸窆。兒已成立，宜即留守廬墓，無庸復來。」生從其言，葬後自返。月餘，孟仙往省之，而父母俱杳。問之老奴，則云：「赴葬未還。」心知其異，浩歎而已。孟仙文名甚噪，而困於場屋，四句不售。後以拔貢入北闈，遇同號生，年可十七八，神采俊逸，愛之。視其卷，注順天廩生霍仲仙。瞪目大駭，因自道姓名。仲仙亦異之，便問鄉貫，孟悉告之。仲仙喜曰：「弟赴都時，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，吾族也，宜與款接，今果然矣。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？」孟仙因詰高、曾，並嚴、慈姓諱，已而驚曰：「是我父母也！」仲仙疑年齒之不類。孟仙曰：「我父母皆仙人，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？」因述往蹟，仲仙始信。場後不暇休息，命駕同歸。才到門，家人迎告，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。兩人大驚。仲仙人而詢諸婦。婦言：「昨夕尚共杯酒，母謂：『汝夫婦少不更事。明日大哥來，吾無慮矣。』」早旦入室，則闕無人矣。」兄弟聞之，頓足悲哀。仲仙猶欲追覓；孟仙以為無益，乃止。是科仲領鄉薦。以晉中祖墓所在，從兄而歸。猶冀父母尚在人間，隨在探訪，而終無蹤蹟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鑽穴眠榻，其意則癡；鑿壁罵翁，其行則狂；仙人之撮合之者，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。然既混跡人間，狎生子女，則居而終焉，亦何不可？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，抑獨何哉？異已！」

鏡聽

益都鄭氏兄弟，皆文學士。大鄭早知名，父母嘗過愛之，又因子並及其婦；二鄭落拓，不甚為父母所懼，遂惡次婦，至不齒禮；冷暖相形，頗存芥蒂。次婦每謂二鄭：「等男子耳，何遂不能為妻子爭氣？」遂擯弗與同宿。於是二鄭感憤，勤心銳思，亦遂知名。父母稍稍優顧之，然終殺於兄。次婦望夫綦切，是歲大比，竊於除夜以鏡聽卜。有二人初起，相推為戲，云：「汝也涼涼去！」婦歸，凶吉不可解，亦置之。闌後，兄弟皆歸。時暑氣猶盛，兩婦在廚下炊飯餉耕，其熱正苦。忽有報騎登門，報大鄭捷。母入廚喚大婦曰：「大男中式矣！汝可涼涼去。」次婦忿恚，泣且炊。俄又有報二鄭捷者。次婦力擲餅杖而起，曰：「儂也涼涼去！」此時中情所激，不覺出之於口；既而思之，始知鏡聽之驗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貧窮則父母不子，有以也哉！庭幃之中，固非憤激之地；然二鄭婦激發男兒，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。投杖而起，真千古之快事也！」

牛瘟

陳華封，蒙山人。以盛暑煩熱，枕籍野樹下。忽一人奔波而來，首著圍領，疾趨樹陰，掬石而坐，揮扇不停，汗下如流瀦。陳起座，笑曰：「若除圍領，不扇可涼。」客曰：「脫之易，再著難也。」就與傾談，頗極蘊藉。既而曰：「此時無他想，但得冰浸良醞，一道冷芳，度下十二重樓，暑氣可消一半。」陳笑曰：「此願易遂，僕當為君償之。」因握手曰：「寒舍伊邇，請即迂步。」客笑而從之。至家，出藏酒於石洞，其涼震齒。客大悅，一舉十觥。日已就暮，天忽雨；於是張燈於室，客乃解除領巾，相與磅礴。語次，見客腦後，時漏燈光，疑之。無何，客酩酊，眠榻上。陳移燈竊窺之，見耳後有巨穴，淺大；數道厚膜，間隔如櫛；櫛外栗革垂蔽，中似空空。駭極，潛抽髻簪，撥膜視之，有一物，狀類小牛，隨手飛出，破窗而去。益駭，不敢復撥。方欲轉步，而客已醒。驚曰：「子窺見吾隱矣！放牛瘟出，將為奈何？」陳拜詰其故。客曰：「今已若此，尚復何諱。實相告：我六畜瘟神耳。適所縱者牛瘟，恐百里內牛無種矣。」陳故以養牛為業，聞之大恐，拜求術解。客曰：「余且不免於罪，其何術之能解？惟苦參散最效，其廣傳此方，勿存私念可也。」言已，謝別出門。又掘土堆壁龕中，曰：「每用一合亦效。」拱不復見。居無何，牛果病，瘟疫大作。陳欲專利，祕其方，不肯傳；惟傳其弟。弟試之神驗。而陳自剝啖牛，殊罔所效，有牛兩百蹄躓，倒斃殆盡；遺老牡牛四五頭，亦遂巡就死。中心懊惱，無所用力。忽憶龕中掬土，念未必效，姑妄投之，經夜，牛乃盡起。始悟藥之不靈，乃神罰其私也。後數年，牝牛繁育，漸復其故。

金姑夫

會稽有梅姑祠。神故馬姓，族居東莞，未嫁而夫早死，遂矢志不醮，三旬而卒。族人祠之，謂之梅姑。丙申，上虞金生，赴試經此，入廟徘徊，頗涉冥想。至夜，夢青衣來，傳梅姑命招之。從去。入祠，梅姑立候簷下，笑曰：「蒙君寵顧，實切依戀。不嫌陋拙，願以身為姬侍。」金唯唯。梅姑送之曰：「君且去。設座成，當相迓耳。」醒而惡之。是夜，居人夢梅姑曰：「上虞金生，今為吾婿，宜塑其像。」詰旦，村人語夢悉同。族長恐玷其貞，以故不從。未幾，一家俱病。大懼，為肖像於左。既成，金生告妻子曰：「梅姑迎我矣。」衣冠而死。妻痛恨，詣祠指女像穢罵；又升座批頰數四，乃去。今馬氏呼為金姑夫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不嫁而守，不可謂不貞矣。為鬼數百年，而始易其操，抑何其無恥也？大抵貞魂烈魄，未必即依於土偶；其廟貌有靈，驚世而駭俗者，皆鬼狐憑之耳。」

梓潼令

常進士大忠，太原人。候選在都。前一夜，夢文昌投刺。拔籤，得梓潼令，奇之。後丁艱歸，服闋候補，又夢如前。默思豈復任梓潼乎？已而果然。

鬼津

李某晝臥，見一婦人自牆中出，蓬首如筐，髮垂蔽面；至床前，始以手自分，露出面，肥黑絕醜。某大懼，欲奔。婦猝然登床，力抱其首，便與接唇，以舌度津，冷如冰塊，浸入入喉。欲不嚥而氣不得息，嚥之稠粘塞喉。才一呼吸，而口中又滿，氣急復嚥之。如此良久，氣閉不可復忍。聞門外有人行聲，婦始釋手去。由此腹脹喘滿，數十日不食。或教以參蘆湯探吐之，吐出物如卵清，病乃瘥。

仙人島

王勉，字詭齋，靈山人。有才思，屢冠文場，心氣頗高，善詬罵，多所凌折。偶遇一道士，視之曰：「子相極貴，然被『輕薄孽』折除幾盡矣。以子智慧，若反身修道，尚可登仙籍。」王嗤曰：「福澤誠不可知，然世上豈有仙人！」道士曰：「子何見之卑？無他求，即我便是仙耳。」王乃益笑其誣。道士曰：「我何足異。能從我去，真仙數十，可立見之。」問：「在何處？」曰：「咫尺耳。」遂以杖夾股間，即以一頭授生，令如己狀。囑合眼，呵曰：「起！」覺杖粗如五斗囊，凌空翕飛，潛捫之，鱗甲齒齒焉。駭懼，不敢復動。移時，又呵曰：「止！」即抽杖去，落巨宅中，重樓延閣，類帝王居。有臺高丈餘，臺上殿十一楹，弘麗無比。道士曳客上，即命童子設筵招賓。殿上列數十筵，鋪張炫目。道士易盛服以伺。少頃，諸客自空中來，所騎或龍、或虎、或鸞鳳，不一類。又各攜樂器。有女子，有丈夫，有赤其兩足。中獨一麗者，跨彩鳳，宮樣妝束，有侍兒代抱樂具，長五尺以來，非琴非瑟，不知其名。酒既行，珍肴雜錯，入口甘芳，並異常饈。王默然寂坐，惟目注麗者。然心愛其人，而又欲聞其樂，竊恐其終不一彈。酒闌，一叟倡言曰：「蒙崔真人雅召，今日可云盛會，自宜盡歡。請以器之同者，共隊為曲。」於是各合配旅。絲竹之聲，響徹雲漢。獨有跨鳳者，樂伎無偶。群聲既歇，侍兒始啟繡囊，橫陳几上。女乃舒玉腕，如擲箏狀，其亮數倍於琴，烈足開胸，柔可蕩魄。彈半炊許，合殿寂然，無有效者。既闋，鏗爾一聲，如擊清磬。共贊曰：「雲和夫人絕技哉！」大眾皆起告別，鶴唳龍吟，一時並散。道士設寶榻錦衾，備生寢處。王初睹麗人，心情已動；聞樂之後，涉想尤勞。念己才調，自合芥拾青紫，富貴後何求弗得。頃刻百緒，亂如蓬麻。道士似已知之，謂曰：「子前身與我同學，後緣意念不堅，遂墜塵網。僕不自他於君，實欲拔出惡濁，不料迷晦已深，夢夢不可提悟。今當送君行。未必無復見之期，然作天仙須再劫矣。」遂指階下長石，令閉目坐，堅囑無視。已，乃以鞭驅石。石飛起，風聲灌耳，不知所行幾許。

忽念下方景界，未審何似；隱將兩眸微開一線，則見大海茫茫，渾無邊際。大懼，即復合，而身已隨石俱墮，砰然一聲，汨沒若鷗。幸夙近海，略諳浮滄。聞人鼓掌曰：「美哉跌乎！」危殆方急，一女子援登舟上，且曰：「吉利，吉利，秀才『中溼』矣！」視之，年可十六七，顏色豔麗。王出水寒慄，求火燎之。女子言：「從我至家，當為處置。苟適意，勿相忘。」王曰：「是何言哉！我中原才子，偶遭狼狽，過此圖以身報，何但不忘！」女子以棹艇，疾如風雨，俄已近岸。於艙中攜所採蓮花一握，導

與俱去。半里許入村，見朱戶南開，進歷數重門，女子先馳入。少間，一丈夫出，是四十許人，揖王升階，命侍者取冠袍襪履，為王更衣。既，詢邦族。王曰：「某非相欺，才名略可聽聞。崔真人切切眷戀，招昇天闕。自分功名反掌，以故不願棲隱。」丈夫起敬曰：「此名仙人島，遠絕人世。文若，姓桓。世居幽僻，何幸得近名流。」因而殷勤置酒。又從容而言曰：「僕有二女，長者芳雲，年十六矣，祇今未遭良匹。欲以奉侍高人，如何？」王意必採蓮人，離席稱謝。桓命於鄰黨中，招二三齒德來。顧左右，立喚女郎。無何，異香濃射，美姝十餘輩，擁芳雲出，光豔明媚，若芙蕖之映朝日。拜已，即坐，群姝列侍，則採蓮人亦在焉。酒數行，一垂髫女自內出，僅十餘齡，而姿態秀曼，笑依芳雲肘下，秋波流動。桓曰：「女子不在閨中，出作何務？」乃顧客曰：「此綠雲，即僕幼女。頗惠，能記典、墳矣。」因令對客吟詩。遂誦竹枝詞三章，嬌婉可聽。便令傍姊隅坐。桓因謂：「王郎天才，宿構必富，可使鄙人得聞教乎？」王即慨然誦近體一作，顧盼自雄，中二句云：「一身剩有鬚眉在，小飲能令塊磊消。」鄰叟再三誦之。芳雲低告曰：「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，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。」一座撫掌。桓請其他。王述水鳥詩云：「瀟頭鳴格磔，……」忽忘下句。甫一沉吟，芳雲向妹咕咕耳語，遂掩口而笑。綠雲告父曰：「渠為姊夫續下句矣。云：『狗咬響彌巴。』」合席粲然。王有慙色。桓顧芳雲，怒之以目。王色稍定，桓復請其文藝。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，乃炫其冠軍之作，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，破云：「聖人贊大賢之孝……」綠雲顧父曰：「聖人無字門人者，『孝哉……』一句，即是人言。」王聞之，意興索然。桓笑曰：「童子何知！不在此，只論文耳。」王乃復誦。每數句，姊妹必相耳語，似是月旦之詞，但嚶嚶不可辨。王誦至佳處，兼述文宗評語，有云：「字字痛切。」綠雲告父曰：「姊云：『宜刪『切』字。』」眾都不解。桓恐其語慢，不敢研詰。王誦畢，又述總評，有云：「羯鼓一過，則萬花齊落。」芳雲又掩口語妹，兩人皆笑不可仰。綠雲又告曰：「姊云：『羯鼓當是四過。』」眾又不解。綠雲啟口欲言，芳雲忍笑訶之曰：「婢子敢言，打煞矣！」眾大疑，互有猜論。綠雲不能忍，乃曰：「去『切』字，言『痛』則『不通』。鼓四過，其聲云『不通又不通』也。」眾大笑。桓怒訶之。因而自起泛卮，謝過不遑。王初以才名自詡，目中實無千古；至此，神氣沮喪，徒有汗淫。桓諛而慰之曰：「適有一言，請席中屬對焉：『王子身邊，無有一點不似玉。』」眾未措想，綠雲應聲曰：「龜翁頭上，再著半夕即成龜。」芳雲失笑，呵手扭脅肉數四。綠雲解脫而走，回顧曰：「何預汝事！汝罵之頻頻，不以為非；寧他人一句，便不許耶？」桓咄之，始笑而去。鄰叟辭別。諸婢導夫妻入內寢，燈燭屏榻，陳設精備。又視洞房中，牙籤滿架，靡書不有。略致問難，響應無窮。王至此，始覺望洋堪羞。女喚「明璫」，則採蓮者趨應，由是始識其名。屢受諄辱，自恐不見重於閨闈；幸芳雲語言雖虐，而房幃之內，猶相愛好。王安居無事，輒復吟哦。女曰：「妾有良言，不知肯嘉納否？」問：「何言？」曰：「從此不作詩，亦藏拙之一道也。」王大慚，遂絕筆。久之，與明璫漸狎。告芳雲曰：「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，願少假以辭色。」芳雲乃即許之。每作房中之戲，招與共事，兩情益篤，時色授而手語之。芳雲微覺，責詞重疊；王惟喋喋，強自解免。

一夕，對酌，王以為寂，勸招明璫。芳雲不許。王曰：「卿無書不讀，何不記『獨樂樂』數語？」芳雲曰：「我言君不通，今益驗矣。句讀尚不知耶？『獨要，乃樂於人要；問樂，孰要乎？曰：不。』」一笑而罷。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，王得間，急引明璫，綢繆備至。當晚，覺小腹微痛；痛已，而前陰盡腫。大懼，以告芳雲。雲笑曰：「必明璫之恩報矣！」王不敢隱，實供之。芳雲曰：「自作之殃，實無可以方略。既非痛癢，聽之可矣。」數日不瘳，憂悶寡歡。芳雲知其意，亦不問訊，但凝視之，秋水盈盈，朗若曙星。王曰：「卿所謂『胸中正，則眸子瞭焉』。」芳雲笑曰：「卿所謂『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』。」蓋「沒有」之「沒」，俗讀似「眸」，故以此戲之也。王失笑，哀求方劑。曰：「君不聽良言，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妒意。不知此婢原不可近。曩實相愛，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，故唾棄不相憐。無已，為若治之。然醫師必審患處。」乃探衣而咒曰：「『黃鳥黃鳥，無止于楚！』」王不覺大笑，笑已而瘳。逾數月，王以親老子幼，每切懷憶。以意告女。女曰：「歸即不難，但會合無日耳。」王涕下交頤，哀與同歸，女籌思再三，始許之。桓翁張筵祖餞。綠雲提籃入，曰：「姊姊遠別，莫可持贈。恐至海南，無以為家，夙夜代營宮室，勿嫌草創。」芳雲拜而受之。近而審諦，則用細草製為樓閣，大如椽，小如橘，約二十餘座，每座梁棟椽題，歷歷可數；其中供帳床榻，類麻粒焉。王兒戲視之，而心竊歎其工。芳雲曰：「實與君言：我等皆是地仙。因有夙分，遂得陪從。本不欲踐紅塵，徒以君有老父，故不忍違。待父天年，須復還也。」王敬諾。桓乃問：「陸耶？舟耶？」王以風濤險，願陸。出則車馬已候於門。謝別而邁，行蹤驚駛。俄至海岸，王心慮其無途。芳雲出素練一疋，望南拋去，化為長堤，其闊盈丈。瞬息馳過，堤亦漸收。至一處，潮水所經，四望遼邈。芳雲止勿行，下車取籃中草具，偕明璫數輩，布置如法，轉眼化為巨第。並入解裝，則與島中居無稍差殊，洞房內几榻宛然。時已昏暮，因止宿焉。早旦，命王迎養。王命騎趨詣故里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。問之里人，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，惟老父尚存。子善博，田產並盡，祖孫莫可棲止，暫僦居於西村。王初歸時，尚有功名之念，不愜於懷；及聞此況，沉痛大悲，自念富貴縱可攜取，與空花何異。驅馬至西村，見父衣服淅敝，衰老堪憐。相見，各哭失聲。問不肖子，則出賭未歸。王乃載父而還。芳雲朝拜已畢，燂湯請浴，進以錦裳，寢以香舍。又遙致故老與談讌，享奉過於世家。子一日尋至其處，王絕之，不聽入，但予以廿金，使人傳語曰：「可持此買婦，以圖生業。再來，則鞭打立斃矣！」子泣而去。王自歸，不甚與人通禮；然故人偶至，必延接盤桓，摯抑過於平日。獨有黃子介，夙與同門學，亦名士之坎坷者，王留之甚久，時與祕語，賂遺甚厚。居三四年，王翁卒，王萬錢卜兆，營葬盡禮。時子已娶婦，婦束男子嚴，子賭亦少間矣；是日臨喪，始得拜識姑嫜。芳雲一見，許其能家，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費。翌日，黃及子同往省視，則舍宇全渺，不知所在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佳麗所在，人且於地獄中求之，況享受無窮乎？地仙許攜妹麗，恐帝闕下虛無人矣。輕薄減其祿籍，理固宜然，豈仙人遂不之忌哉？彼婦之口，抑何其虐也！」

閻羅堯

巡撫某公父，先為南服總督，殂謝已久。公一夜夢父來，顏色慘慄，告曰：「我生平無多孽愆，祇有鎮師一旅，不應調而誤調之，途逢海寇，全軍盡覆；今訟於閻君，刑獄酷毒，實可畏凜。閻羅非他，明日有經歷解糧至，魏姓者是也。當代哀之，勿忘！」醒而異之，意未深信。既寐，又夢父讓之曰：「父罹厄難，尚弗鑠心，猶妖夢置之耶？」公大異之。明日，留心審閱，果有魏經歷，轉運初至，即刻傳入，使兩人捺坐，而後起拜，如朝參禮。拜已，長跽漣漣而告以故。魏不自任，公伏地不起。魏乃云：「然，其有之。但陰曹之法，非若陽世悻悻，可以上下其手，即恐不能為力。」公哀之益切。魏不得已，諾之。公又求其速理。魏籌迴慮無靜所。公請為冀除賓廨，許之。公乃起。又求一往窺聽，魏不可。強之再四，囑曰：「去即勿聲。且冥刑雖慘，與世不同，暫置若死，其實非死。如有所見，無庸駭怪。」至夜，潛伏側廊，見階下囚人，斷頭折臂者，紛雜無數。墀中置火鑊油鑊，數人熾薪其下。俄見魏冠帶出，升座，氣象威猛，迥與曩殊。群鬼一時都伏，齊鳴冤苦。魏曰：「汝等命戕於寇，冤自有主，何得妄告官長？」眾鬼譁言曰：「例不應調，乃被妄檄前來，遂遭凶害，誰貽之冤？」魏又曲為解脫，眾鬼嗥冤，其聲誦動。魏乃喚鬼役：「可將某官赴油鼎，略入一爇，於理亦當。」察其意，似欲借此以洩眾忿。即有牛首阿旁，執公父至，即以利叉刺入油鼎。公見之，中心慘怛，痛不可忍，不覺失聲一號，庭中寂然，萬形俱滅矣。公歎吒而歸。及明，視魏，則已死於廨中。松江張禹定言之。以非佳名，故諱其人。

顯道人

顯道人，不知姓名，寓蒙山寺。歌哭不常，人莫之測，或見其煮石為飯者。會重陽，有邑貴載酒登臨，輿蓋而往，宴畢過寺，

甫及門，則道人赤足著破衲，自張黃蓋，作警蹕聲而出，意近玩弄。邑貴乃慚怒，揮僕輩逐罵之。道人笑而卻走。逐急棄蓋；共毀裂之，片片化為鷹隼，四散群飛。眾始駭，蓋柄轉成巨蟒，赤鱗耀目。眾譁欲奔，有同游者止之曰：「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，烏能噬人！」遂操刃直前。蟒張吻怒逆，吞客嚙之。眾駭，擁貴人急奔，息於三里之外。使數人逡巡往探，漸入寺，則人蟒俱無。方將返報，聞老槐內喘急如驢，駭甚。初不敢前；潛蹤移近之，見樹朽中空，有竅如盤。試一攀窺，則門蟒者倒植其中，而孔大僅容兩手，無術可以出之。急以刀劈樹，比樹開而人已死。逾時少蘇，昇歸。道人不知所之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張蓋游山，厭氣決於骨髓。仙人游戲三昧，一何可笑！予鄉殷生文屏，畢司農之妹夫也，為人玩世不恭。章丘有周生者，以寒賤起家，出必駕肩而行。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。值太夫人壽，殷料其必來，先候於道，著豬皮靴，公服持手本。俟周輿至，鞠躬道左，唱曰：「淄川生員，接章丘生員！」周慚，下輿；略致數語而別。少間，同聚於司農之堂，冠裳滿座，視其服色，無不竊笑；殷傲睨自若。既而筵終出門，各命輿馬。殷亦大聲呼：「殷老爺獨龍車何在？」有二健僕，橫扁杖於前，騰身跨之。致聲拜謝，飛馳而去。殷亦仙人之亞也。」

胡四娘

程孝思，劍南人。少惠能文。父母俱早喪，家赤貧，無衣食業，求傭為胡銀臺司筆札。胡公試使文，大悅之，曰：「此不長貧，可妻也。」銀臺有三子四女，皆祿中親視於大家；止有少女四娘，擊出，母早亡，笄年未字，遂贅程。或非笑之，以為僇之亂命，而公弗之顧也。除館館生，供備豐隆。群公子不與同食，僕婢咸鄙擲焉。生默默不較短長，研讀甚苦。眾從旁厭議之，程讀弗輟；群又以鳴鈺錙聒其側，程攜卷去，讀於閨中。初，四娘之未字也，有神巫知人貴賤，遍觀之，都無諛詞；惟四娘至，乃曰：「此真貴人也！」及贅程，諸姊妹皆呼之「貴人」以嘲笑之；而四娘端重寡言，若罔聞之。漸至婢媼，亦率相呼。四娘有婢名桂兒，意頗不平，大言曰：「何知吾家郎君，便不作貴官耶？」二姊聞而嗤之曰：「程郎如作貴官，當扶我眸子去！」桂兒怒而言曰：「到爾時，恐不捨得眸子也！」二姊婢春香曰：「二娘食言，我以兩睛代之。」桂兒益恚，擊掌為誓曰：「管教兩丁盲也！」二姊忿其語侵，立批之。桂兒號譁。夫人聞知，即亦無所可否，但微哂焉。桂兒諫訴四娘；四娘方績，不怒亦不言，績自若。會公初度，諸婿皆至，壽儀充庭。大婦嘲四娘曰：「汝家祝儀何物？」二婦曰：「兩肩荷一口！」四娘坦然，殊無慚作。人見其事事類癡，愈益狎之。獨有公愛妾李氏，三姊所自出也，恆禮重四娘，往往相顧恤。每謂三娘曰：「四娘內慧外樸，聰明渾而不露，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不自知。況程郎晝夜攻苦，夫豈久為人下者？汝勿效尤，宜善之，他日好相見也。」故三娘每歸寧，輒加意相權。是年，程以公力得入邑庠。明年，學使科試士，而公適薨，程縗哀如子，未得與試。既離苦塊，四娘贈以金，使趨入「遺才」籍。囑曰：「曩久居，所不被呵逐者，徒以有老父在；今萬分不可矣！倘能吐氣，庶回時尚有家耳。」臨別，李氏、三娘賂遺優厚。程入闈，砥志研思，以求必售。無何，放榜，竟被黜。願乖氣結，難於旋里，幸囊資小泰，攜卷入都。時妻黨多任京秩，恐見謫訕，乃易舊名，詭託里居，求潛身於大人之門。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，收諸幕中，資以膏火，為之納貢，使應順天舉；連戰皆捷，授庶吉士。自乃實言其故。李公假千金，先使紀綱赴劍南，為之治第。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，貸其沃墅，因購焉。既成，然後貸輿馬往迎四娘。先是，程擢第後，有郵報者，舉宅皆惡聞之；又審其名字不符，叱去之。適三郎完婚，戚眷登堂為饌，姊妹諸姑咸在，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，忽一人馳入，呈程寄四娘函信；兄弟發視，相顧失色。筵中諸眷客始請見四娘。姊妹惴惴，惟恐四娘啣恨不至。無何，翩然竟來。申賀者，捉坐者，寒暄者，喧雜滿屋。耳有聽，聽四娘；目有視，視四娘；口有道，道四娘也；而四娘凝重如故。眾見其靡所短長，稍就安帖，於是爭把殘酌四娘。方宴笑間，門外啼號甚急。群致怪問。俄見春香奔入，面血沾染。共詰之，哭不能對。二娘訶之，始泣曰：「桂兒逼索眼睛，非解脫，幾挾去矣！」二娘大慚，汗粉交下。四娘漠然；合坐寂無一語，各始告別。四娘盛妝，獨拜李夫人及三姊，出門登車而去。眾始知買墅者即程也。四娘初至墅，什物多闕。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，四娘一無所受；惟李夫人贈一婢，受之。居無何，程假歸展墓，車馬扈從如雲。詣岳家，禮公柩，次參李夫人。諸郎衣冠既竟，已升輿矣。胡公歿，群公子日競貲財，柩弗顧。數年，靈寢漏敗，漸將以華屋作山丘矣。程睹之悲，竟不謀於諸郎，刻期營葬，事事盡禮。殯日，冠蓋相屬，里中咸嘉歎焉。程十餘年歷秩清顯，凡遇鄉黨厄急，罔不極力。二郎適以人命被逮，直指巡方者，為程同譜，風規甚烈。大郎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，殊無裁答，益懼。欲往求妹，而自覺無顏，乃持李夫人手書往。至都，不敢遽進。覲程入朝，而後詣之。冀四娘念手足之義，而忘睚眦之嫌。閨人既通，即有舊媼出，導入廳事，具酒饌，亦頗草草。食畢，四娘出，顏溫霽，問：「大哥人事大忙，萬里何暇枉顧？」大郎五體投地，泣述所來。四娘扶而笑曰：「大哥好男子，此何大事，直復爾爾？妹子一女流，幾曾見嗚嗚向人？」大郎乃出李夫人書。四娘曰：「諸兄家娘子，都是天人，各求父兄，即可了矣，何至奔波到此？」大郎無詞，但顧哀之。四娘作色曰：「我以為跋涉來省妹子，乃以大訟求貴人耶！」拂袖逕入。大郎慚憤而出。歸家詳述，大小無不詬詈；李夫人亦謂其忍。逾數日，二郎釋放寧家，眾大喜，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。俄而四娘遭價候李夫人。喚入，僕陳金幣，言：「夫人為二舅事，遣發甚急，未遑字覆。聊寄微儀，以代函信。」眾始知二郎之歸，乃程力也。後三娘家漸貧，程施報逾於常格。又以李夫人無子，迎養若母焉。

僧術

黃生，故家子，才情頗贍，夙志高騫。村外蘭若，有居僧某，素與分深。既而僧雲遊，去十餘年復歸。見黃，歎曰：「謂君騰達已久，今尚白紵耶？想福命固薄耳。請為君賄冥中主者。能置十千否？」答言：「不能。」僧曰：「請勉辦其半，餘當代假之。三日為約。」黃諾之。竭力典質如數。三日，僧果以五千來付黃。黃家舊有汲水井，深不竭，云通河海。僧命束置井邊，戒曰：「約我到寺，即推墮井中。候半炊時，有一錢泛起，當拜之。」乃去。黃不解何術，轉念效否未定，而十千可惜。乃匿其九，而以一干投之。少間，巨泡突起，鏗然而破，即有一錢浮出，大如車輪。黃大駭。既拜，又取四千投焉。落下，擊觸有聲，為大錢所隔，不得沉。日暮，僧至，譙讓之曰：「胡不盡投？」黃云：「已盡投矣。」僧曰：「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，何乃妄言？」黃實告之。僧歎曰：「鄙吝者必非大器。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；不然，甲科立致矣。」黃大悔，求再禳之，僧固辭而去。黃視井中錢猶浮，以縷釣上，大錢乃沉。是歲，黃以副榜准貢，卒如僧言。

異史氏曰：「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？十千而得一第，直亦廉矣。然一千准貢，猶昂貴耳。明經不第，何值一錢！」

祿數

某顯者多為不道；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，殊不聽信。適有方士，能知人祿數，詣之。方士熟視曰：「君再食米二十石、麵四十石，天祿乃終。」歸語夫人。計一人終年僅食麵二石，尚有二十餘年天祿，豈不善所能絕耶？橫如故。逾年，忽病「除中」，食甚多而旋飢，一晝夜十餘餐。未及周歲，死矣。

柳生

周生，順天宦裔也。與柳生善。柳得異人之傳，精袁許之術。嘗謂周曰：「子功名無分；萬鍾之貲，尚可以人謀。然尊閻薄

相，恐不能佐君成業。」未幾，婦果亡。家室蕭條，不可聊賴。因詣柳，將以卜姻。入客舍，坐良久，柳歸內不出。呼之再三，始出，曰：「我日為君物色佳偶，今始得之。適在內作小術，求月老繫赤繩耳。」周喜問之。答曰：「甫有一人攜囊出，遇之否？」曰：「遇之。襤褸若丐。」曰：「此君岳翁，宜敬禮之。」周曰：「緣相交好，遂謀隱密，何相戲之甚也！僕即式微，猶是世裔，何至下昏於市儈？」柳曰：「不然。犁牛尚有子，何害？」周問：「曾見其女耶？」答曰：「未也。我素與無舊，姓名亦問訊知之。」周笑曰：「尚未知犁牛，何知其子？」柳曰：「我以數信之。其人兇而賤，然當生厚福之女。但強合之必有大厄，容復讓之。」周既歸，未肯以其言為信，諸方覓之，迄無一成。一日，柳生忽至，曰：「有一客，我已代折簡矣。」問：「為誰？」曰：「且勿問，宜速作黍。」周不喻其故，如命治具。俄客至，蓋傅姓營卒也。心內不合，陽浮道與之；而柳生承應甚恭。少間，酒肴既陳，雜惡草具進。柳起告客：「公子嚮慕已久，每託某代訪，曩夕始得晤。又聞不日遠征，立刻相邀，可謂倉卒主人矣。」飲間，傅憂馬病，不可騎。柳亦俛首為之籌思。既而客去，柳讓周曰：「千金不能買此友，何乃視之漠漠？」借馬騎歸，因假周命，登門持贈傅。周既知，稍稍不快，已無如何。過歲，將如江西，投臬司幕。詣柳問卜。柳言：「大吉！」周笑曰：「我意無他，但薄有所獵，當購佳婦，幾幸前言之不驗也，能否？」柳云：「並如君願。」及至江西，值大寇叛亂，三年不得歸。後稍平，選日遵路，中途為土寇所掠，同難七八人，皆劫其金貨，釋令去；惟周被擄至巢。盜首詰其家世，因曰：「我有息女，欲奉箕帚，當即無辭。」周不答，盜怒，立命梟斬。周懼，思不如暫從其請，因從容而棄之。遂告曰：「小生所以踟躕者，以文弱不能從戎，恐益為丈人累耳。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，恩莫厚焉。」盜曰：「我方憂女子累人，此何不可從也。」引入內，妝女出見，年可十八九，蓋天人也。當夕合卺，深過所望。細審姓氏，乃知其父，即當年荷囊人也。因述柳言，為之感歎。過三四日，將送之行，忽大軍掩至，全家皆執縛。有將官三員監視，已將婦翁斬訖，尋次及周。周自分已無生理，一員審視曰：「此非周某耶？」蓋傅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。謂僚曰：「此吾鄉世家名士，安得為賊。」解其縛，問所從來。周詭曰：「適從江臬娶婦而歸，不意途陷盜窟，幸蒙拯救，德戴二天！但室人離散，求借洪威，更賜瓦全。」傅命列諸俘，令其自認，得之。餉以酒食，助以資斧，曰：「曩受解驂之惠，旦夕不忘。但搶攘間不遑修禮，請以馬二匹、金五十兩，助君北旋。」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。途中，女告周曰：「癡父不聽忠告，母氏死之。知有今日久矣；所以偷生旦暮者，以少時曾為相者所許，冀他日能收親骨耳。某所窖藏巨金，可以發贖父母；餘者攜歸，尚足謀生產。」囑騎者候於路，兩人至舊處，廬舍已燼，於灰火中，取佩刀掘尺許，果得金；盡裝入囊，乃返。以百金賂騎者，使瘞翁尸；又引拜母冢，始行。至直隸界，厚賜騎者而去。周久不歸，家人謂其已死，恣意侵冒，粟帛器具，蕩無存者。及聞主人歸，大懼，闕然盡逃；祇有一嫗，一婢，一老奴在焉。周以出死得生，不復追問。及訪柳，則不知所適矣。女持家逾於男子，擇醇篤者授以貲本，而均其息。每諸商會計於簷下，女垂簾聽之；盤中誤下一珠，輒指其訛。內外無敢欺。數年，夥商盈百，家數十萬矣。乃遣人移親骨，厚葬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月老可以賄囑，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儈矣。乃盜也有是女耶？培塿無松柏，此鄙人之論耳。婦人女子猶失之，況以相天下士哉！」

冤獄

朱生，陽穀人。少年佻達，喜詼謔。因喪偶，往求媒媼。遇其鄰人之妻，睨之美。戲謂媼曰：「適睹尊鄰，雅少麗，若為我求凰，渠可也。」媼亦戲曰：「請殺其男子，我為若圖之。」朱笑曰：「諾。」更月餘，鄰人出討負，被殺於野。邑令拘鄰保，血虜取實，究無端緒；惟媒媼述相謔之詞，以此疑朱。捕至，百口不承。令又疑鄰婦與私，榜掠之，五毒參至，婦不能堪，誣伏。又訊朱。朱曰：「細嫩不任苦刑，所言皆妄。既是冤死，而又加以不節之名，縱鬼神無知，予心何忍乎？我實供之可矣；欲殺夫而娶其婦，皆我之為，婦實不知之也。」問：「何憑？」答言：「血衣可證。」及使人搜諸其家，竟不可得。又掠之，死而復蘇者再。朱乃云：「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，待自取之。」因押歸告母曰：「予我衣，死也；即不予，亦死也；均之死，故遲也不如其速也。」母泣，入室移時，取衣出，付之。令審其跡確，擬斬。再駁再審，無異詞。經年餘，決有日矣。令方慮囚，忽一人直上公堂，怒目視令而大罵曰：「如此憤憤，何足臨民！」隸役數十輩，將共執之。其人振臂一揮，頽然並仆。令懼，欲逃，其人大言曰：「我關帝前周將軍也！昏官若動，即便誅卻！」令戰懼悚聽。其人曰：「殺人者乃宮標也，於朱某何與？」言已，倒地，氣若絕。少頃而醒，面無人色。及問其人，則宮標也。榜之，盡服其罪。蓋宮素不逞，知其討負而歸，意腰囊必富，及殺之，竟無所得。聞朱誣服，竊自幸。是日身入公門，殊不自知。令問朱血衣所自來，朱亦不知之。喚其母鞠之，則割臂所染；驗其左臂，刀痕猶未平也。令亦愕然。後以此被參揭免官，罰贖羈留而死。年餘，鄰母欲嫁其婦；婦感朱義，遂嫁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訟獄乃居官之首務，培陰鷲，滅天理，皆在於此，不可不慎也。躁急污暴，固乖天和；淹滯因循，亦傷民命。一人興訟，則數農違時；一案既成，則十家蕩產：豈故之細哉！余嘗謂為官者，不濫受詞訟，即是盛德。且非重大之情，不必羈候；若無疑難之事，何用徘徊？即或鄉里愚民，山村豪氣，偶因鵝鴨之爭，致起雀角之忿，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，以為平定而已，無用全人，祇須兩造，笞杖立加，葛藤悉斷。所謂神明之宰非耶？每見今之聽訟者矣：一票既出，若故忘之。攝牒者人手未盈，不令消見官之票；承刑者潤筆不飽，不肯懸聽審之牌。矇蔽因循，動經歲月，不及登長吏之庭，而皮骨已將盡矣！而儼然而民上者也，偃息在床，漠若無事。寧知水火獄中，有無數冤魂，伸頸延息，以望拔救耶！然在奸民之凶頑，固無足惜；而在良民株累，亦復何堪？況且無辜之干連，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；而良民之受害，且更倍於奸民。何以故？奸民難虐，而良民易欺也。皂隸之所毆罵，胥徒之所需索，皆相良者而施之暴。自入公門，如蹈湯火。早結一日之案，則早安一日之生，有何大事，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，似恐谿壑之不遽飽，而故假之以歲時也者！雖非酷暴，而其實厥罪維均矣。嘗見一詞之中，其急要不可少者，不過三數人；其餘皆無辜之赤子，妄被羅織者也。或平昔以睚眦開嫌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，故與訟者以其全力謀正案，而以其餘毒復小仇。帶一名於紙尾，遂成附骨之疽；受萬罪於公門，竟屬切膚之痛。人跪亦跪，狀若烏集；人出亦出，還同獠繫。而究之官問不及，吏詰不至，其實一無所用，祇足以破產傾家，飽蠹役之貪囊，鬻子典妻，洩小人之私憤而已。深願為官者，每投到時，略一審詰：當逐逐之，不當逐逐之。不過一濡毫、一動腕之間耳，便保全多少身家，培養多少元氣。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於此，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！」

鬼令

教諭展先生，灑脫有名士風。然酒狂，不持儀節。每醉歸，輒馳馬殿階。階上多古柏。一日，縱馬入，觸樹頭裂，自言：「子路怒我無禮，擊腦破矣！」中夜遂卒。邑中某乙者，負販其鄉，夜宿古剎。更靜人稀，忽見四五人攜酒入飲，展亦在焉。酒數行，或以字為令曰：「田字不透風，十字在當中；十字推上去，古字贏一鍾。」一人曰：「回字不透風，口字在當中；口字推上去，呂字贏一鍾。」一人曰：「囧字不透風，令字在當中；令字推上去，含字贏一鍾。」又一人曰：「困字不透風，木字在當中；木字推上去，杏字贏一鍾。」未至展，凝思不得。眾笑曰：「既不能令，須當受命。」飛一觥來。展云：「我得之矣：日字不透風，一字在當中；……」眾又笑曰：「推作何物？」展吸盡曰：「一字推上去，一口一大鍾！」相與大笑，未幾出門去。某不知展死，竊疑其罷官歸也。及歸問之，則展死已久，始悟所遇者鬼耳。

甄后

洛城劉仲堪，少鈍而淫於典籍，恆杜門攻苦，不與世通。一日，方讀，忽聞異香滿室；少間，珮聲甚繁。驚顧之，有美人入，簪珥光采；從者皆宮妝。劉驚伏地下。美人扶之曰：「子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劉益惶恐曰：「何處天仙，未曾拜識。前此幾時有侮？」美人笑曰：「相別幾何，遂爾悽悽！危坐磨磚者，非子耶？」乃展錦薦，設瑤漿，捉坐對飲，與論古今事，博洽非常。劉茫茫不知所對。美人曰：「我止赴瑤池一回宴耳；子歷幾生，聰明頓盡矣！」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。劉受飲訖，忽覺心神澄徹。既而曠黑，從者盡去，息燭解襦，曲盡歡好。未曙，諸姬已復集。美人起，妝容如故，鬢髮修整，不再理也。劉依依苦詰姓名。答曰：「告郎不妨，恐益君疑耳。妾，甄氏；君，公幹後身。當日以妾故罹罪，心實不忍，今日之會，亦聊以報情癡也。」問：「魏文安在？」曰：「丕，不過賊父之庸子耳。妾偶從游嬉富貴者數載，過即不復置念。彼曩以阿瞞故，久滯幽冥，今未聞知。反是陳思為帝典籍，時一見之。」旋見龍輿止於庭中，乃以玉脂合贈劉，作別登車，雲推而去。劉自是文思大進。然追念美人，凝思若癡，歷數月，漸近羸殆。母不知其故，憂之。家一老嫗，忽謂劉曰：「郎君意頗有思否？」劉以言隱中情，告之。嫗曰：「郎試作尺一書，我能郵致之。」劉驚喜曰：「子有異術，向日昧於物色。果能之，不敢忘也。」乃折柬為函，付嫗便去。半夜而返曰：「幸不悞事。初至門，門者以我為妖，欲加縛繫。我遂出郎君書，乃將去。少頃喚入，夫人亦欷歔，自言不能復會。便欲裁答。我言：『郎君羸瘵，非一字所能瘳。』夫人沉思久，乃釋筆云：『煩先報劉郎，當即送一佳婦去。』瀕行，又囑：『適所言，乃百年計；但無泄，便可永久矣。』」劉喜伺之。明日，果一老姥率女郎，詣母所，容色絕世。自言：「陳氏；女其所出，名司香，願求作婦。」母愛之；議聘，更不索賞，坐待成禮而去。惟劉心知其異。陰問女：「係夫人何人？」答云：「妾銅雀故妓也。」劉疑為鬼。女曰：「非也。妾與夫人，俱隸仙籍，偶以罪過謫人間。夫人已復舊位；妾謫限未滿，夫人請之天曹，暫使給役，去留皆在夫人，故得長侍床簀耳。」一日，有瞽媪率黃犬丐食其家，拍板俚歌。女出窺，立未定，犬斷索咋女，女駭走，羅衿斷。劉急以杖擊犬。犬猶怒，齧斷幅，頃刻碎如麻。瞽媪捉領毛，縛以去。劉入視女，驚顏未定。曰：「卿仙人，何乃畏犬？」女曰：「君自不知：犬乃老瞞所化，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。」劉欲買犬杖斃。女不可，曰：「上帝所罰，何得擅誅？」居二年，見者皆驚其豔，而審所從來，殊恍惚，於是共疑為妖。母詰劉，劉亦微道其異。母大懼，戒使絕之。劉不聽。母陰覓術士來，作法於庭。方規地為壇，女慘然曰：「本期白首；今老母見疑，分義絕矣。要我去，亦復非難，但恐非禁咒所能遭耳！」乃束薪爇火，拋階下。瞬息煙蔽房屋，對面相失。有聲震如雷，既而煙滅，見術士七竅流血死矣。入室，女已渺。呼嫗問之，嫗亦不知所去。劉始告母：「嫗蓋狐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始於衰，終於曹，而後注意於公幹，仙人不應若是。然平心而論：奸瞞之篡子，何必有貞婦哉？犬睹故妓，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，固猶然妒之耶？嗚呼！奸雄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已！」

宦娘

溫如春，秦之世家也。少癖嗜琴，雖逆旅未嘗暫舍。客晉，經由古寺，繫馬門外，暫憩止。入則有布衲道人，趺坐廊間，筇杖倚壁，花布囊琴。溫觸所好，因問：「亦善此也？」道人云：「顧不能工，願就善者學之耳。」遂脫囊授溫，視之，紋理佳妙，略一勾撥，清越異常。喜為撫一短曲，道人微笑，似未許可。溫乃竭盡所長。道人哂曰：「亦佳，亦佳！但未足為貧道師也。」溫以其言夸，轉請之。道人接置膝上，裁撥動，覺和風自來；又頃之，百鳥群集，庭樹為滿。溫驚極，拜請受業。道人三復之，溫側耳傾心，稍稍會其節奏。道人試使彈，點正疏節，曰：「此塵間已無對矣。」溫由是精心刻畫，遂稱絕技。後歸程，離家數十里，日已暮，暴雨莫可投止。路傍有小村，趨之。不遑審擇，見一門，匆匆遽入。登其堂，闔無人。俄一女郎出，年十七八，貌類神仙。舉首見客，驚而走。溫時未耦，繫情殊深。俄一老嫗出問客，溫道姓名，兼求寄宿。嫗言：「宿當不妨，但少床榻；不嫌屈體，便可藉藁。」少旋，以燭來，展草鋪地，意良殷。問其姓氏，答云：「趙姓。」又問：「女郎何人？」曰：「此宦娘，老身之猶子也。」溫曰：「不揣寒陋，欲求援繫，如何？」嫗嚶嚶曰：「此即不敢應命。」溫詰其故，但云難言，悵然遂罷。嫗既去，溫視藉草腐溼，不堪臥處，因危坐鼓琴，以消永夜。雨既歇，冒夜遂歸。邑有林下部郎葛公，喜文士，溫偶詣之，受命彈琴。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，忽風動簾開，見一及笄人，麗絕一世。蓋公有一女，小字良工，善詞賦，有豔名。溫心動，歸與母言，媒通之，而葛以溫勢式微，不許。然女自聞琴以後，心竊傾慕，每冀再聆雅奏；而溫以姻事不諧，志乖意沮，絕跡於葛氏之門矣。一日，女於園中，拾得舊箋一折，上書惜餘春詞云：「因恨成癡，轉思作想，日日為情顛倒。海棠帶醉，楊柳傷春，同是一般懷抱。甚得新愁舊愁，剗盡還生，便如青草。自別離，只在奈何天裏，度將昏曉。今日箇感損春山，望穿秋水，道棄已拚棄了！芳衾妒夢，玉漏驚魂，要睡何能睡好？漫說長宵似年；儂視一年，比更猶少：過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！」女吟詠數四，心悅好之。懷歸，出錦箋，莊書一通，置案間；逾時索之不可得，竊意為風飄去。適葛經閨門過，拾之；謂良工作，惡其詞蕩，火之而未忍言，欲急醮之。臨邑劉方伯之公子，適來問名，心善之，而猶欲一睹其人。公子盛服而至，儀容秀美。葛大悅，款延優渥。既而告別，坐下遺女烏一鈎。心頓惡其儂薄，因呼媒而告以故。公子亟辯其誣；葛弗聽，卒絕之。先是，葛有綠菊種，吝不傳，良工以植閨中。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為綠，同人聞之，輒造廬觀賞；溫亦寶之。凌晨趨視，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，反覆披讀，不知其所自至。以「春」為己名，益惑之，即案頭細加丹黃，評語褻嫺。適葛聞溫菊變綠，訝之，躬詣其齋，見詞便取展讀。溫以其評褻，奪而授莎之。葛僅讀一兩句，蓋即閨門所拾者也。大疑，並綠菊之種，亦請良工所贈。歸告夫人，使逼詰良工。良工涕泣欲死；而事無驗見，莫有取實。夫人恐其跡益彰，計不如以女歸溫。葛然之，遂致溫。溫喜極。是日招客為綠菊之宴，焚香彈琴，良夜方罷。既歸寢，齋童聞琴自作聲，初以為僮僕之戲也；既知其非人，始白溫。溫自詣之，果不妄。其聲梗澀，似將效己而未能者。燕火暴入，杳無所見。溫攜琴去，則終夜寂然。因意為狐，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，遂每夕為奏一曲，而設絃任操若師，夜夜潛伏聽之。至六七夜，居然成曲，雅足聽聞。溫既親迎，各述曩詞，始知締好之由，而終不知所由來。良工聞琴鳴之異，往聽之，曰：「此非狐也，調悽楚，有鬼聲。」溫未深信。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，可鑑魍魎。翊日，遣人取至，伺琴聲既作，握鏡遽入；火之，果有女子在，倉皇室隅，莫能復隱。細審之，趙氏之宦娘也。大駭，窮詰之。泫然曰：「代作蹇修，不為無德，何相逼之甚也？」溫請去鏡，約勿避；諾之。乃囊鏡。女遙坐曰：「妾太守之女，死百年矣。少喜琴；琴已頗能諳之，獨此技未有嫡傳，重泉猶以為憾。惠顧時，得聆雅奏，傾心嚮往；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裳衣，陰為君脰合佳偶，以報眷顧之情。劉公子之女烏，惜餘春之俚詞，皆妾為之也。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。」夫妻咸拜謝之。宦娘曰：「君之業，妾思過半矣；但未盡其神理。請為妾再鼓之。」溫如其請，又曲陳其法。宦娘大悅曰：「妾已盡得之矣！」乃起辭欲去。良工故善箏，聞其所長，願一披聆。宦娘不辭，其調其譜，並非塵世所能。良工擊節，轉請受業。女命筆為繪譜十八章，又起告別。夫妻挽之良苦，宦娘悽然曰：「君琴瑟之好，自相知音；薄命人烏有此福。如有緣，再世可相聚耳。」因以一卷授溫曰：「此妾小像。如不忘媒灼，當懸之臥室，快意時，焚香一炷，對鼓一曲，則兒身受之矣。」出門遂沒。

阿繡

海州劉子固，十五歲時，至蓋省其舅。見雜貨肆中一女子，姣麗無雙，心愛好之。潛至其肆，託言買扇。女子便呼父。父出，劉意沮，故折閱之而退。遙睹其父他往，又詣之。女將覓父。劉止之曰：「無須，但言其價，我不靳直耳。」女如言，故昂之。劉不忍爭，脫買竟去。明日復往，又如之。行數武，女迫呼曰：「返來！適偽言耳，價奢過當。」因以半價返之。劉益感其誠，蹈隙輒往，由是日熟。女問：「郎居何所？」以實對。轉詰之，自言：「姚氏。」臨行，所市物，女以紙代裹完好，已而以舌舐黏之。

劉懷歸不敢復動，恐亂其舌痕也。積半月，為僕所窺，陰與舅力要之歸。意惓惓不自得。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，密置一篋，無人時，輒闔戶自檢一過，觸類凝思。次年，復至蓋，裝甫解，即趨女所；至則肆宇闔焉，失望而返。猶意偶出未返，早又詣之，闔如故。問諸鄰，始知姚原廣寧人，以貿易無重息，故暫歸去；又不審何時可復來。神志乖喪。居數日，怏怏而歸。母為議婚，屢梗之，母怪且怒。僕私以曩事告母，母益防閑之，蓋之途由是絕。劉忽忽遂減眠食。母憂思無計，念不如從其志。於是刻日辦裝，使如蓋，轉寄語舅，媒合之。舅即承命詣姚。逾時而返，謂劉曰：「事不諧矣！阿繡已字廣寧人。」劉低頭喪氣，心灰絕望。既歸，捧篋啜泣，而徘徊顧念，冀天下有似之者。適媒來，豔稱復州黃氏女。劉恐不確，命駕至復。入西門，見北向一家，兩扉半開，內一女郎，怪似阿繡。再屬目之，且行且盼而入，真是無訛。劉大動，因僦其東鄰居，細詰知為李氏。反復凝念：天下寧有如此相似者耶？居數日，莫可資緣，惟日眈眈伺候其門，以冀女或復出。一日，日方西，女果出。忽見劉，即返身走，以手指其後；又復掌及額，乃入。劉喜極，但不能解。凝思移時，信步詣舍後，見荒園寥廓，西有短垣，略可及肩。豁然頓悟，遂蹲伏露草中。久之，有人自牆上露其首，小語曰：「來乎？」劉諾而起。細視，真阿繡也。因大恸，涕墮如綆。女隔堵探身，以巾拭其淚，深慰之。劉曰：「百計不遂，自謂今生已矣，何期復有今夕？顧卿何以至此？」曰：「李氏，妾表叔也。」劉請踰垣。女曰：「君先歸，遣從人他宿，妾當自至。」劉如言，坐伺之。少間，女悄然入，妝飾不甚炫麗，袍袴猶昔。劉挽坐，備道艱苦。因問：「卿已字，何未醮也？」女曰：「言妾受聘者妄也。家君以道里賒遠，不願附公子婚，此或託舅氏詭詞，以絕君望耳。」既就枕席，宛轉萬態，款接之歡，不可言喻。四更遽起，過牆而去。劉自是不復措意黃氏矣。旅居忘返，經月不歸。

一夜，僕起飼馬，見室中燈猶明；窺之，見阿繡，大駭。顧不敢言主人，旦起，訪市肆，始返而詰劉曰：「夜與還往者，何人也？」劉初諱之。僕曰：「此第岑寂，狐鬼之藪，公子宜自愛。彼姚家女郎，何為而至此？」劉始腆然曰：「西鄰是其表叔，有何疑沮？」僕言：「我已訪之審：東鄰止一孤媪，西家一子尚幼，別無密戚。所遇當是鬼魅；不然，焉有數年之衣，尚未易者？且其面色過白，兩頰少瘦，笑處無微渦，不如阿繡美。」劉反覆思，乃大懼曰：「然且奈何？」僕謀伺其來，操兵入共擊之。至暮，女至，謂劉曰：「知君見疑，然妾亦無他，不過了夙分耳。」言未已，僕排闥入。女呵之曰：「可棄兵！速具酒來，當與若主別。」僕便自投，若或奪焉。劉益恐，強設酒饌。女談笑如常，舉手向劉曰：「悉君心事，方將圖效綿薄，何竟伏戎？妾雖非阿繡，頗自謂不亞，君視之猶昔否耶？」劉毛髮俱豎，噤不語。女聽漏三下，把瓊一呷，起立曰：「我且去，待花燭後，再與新婦較優劣也。」轉身遂杳。劉信狐言，逕如蓋。怨舅之誑已也，不舍其家；寓近姚氏，託媒自通，啗以重賂。姚妻乃言：「小郎為覓婿廣寧，若翁以是故去，就否未可知。須旋日，方可計校。」劉聞之，徬徨無以自主，惟堅守以伺其歸。逾十餘日，忽聞兵警，猶疑訛傳；久之，信益急，乃趣裝行。中途遇亂，主僕相失，為偵者所掠。以劉文弱，疏其防，盜馬亡去。至海州界，見一女子，蓬髮垢耳，出履蹉跌，不可堪。劉馳過之。女遽呼曰：「馬上人非劉郎乎？」劉停鞭審顧，則阿繡也。心仍訝其為狐，曰：「汝真阿繡耶？」女問：「何為出此言？」劉述所遇。女曰：「妾真阿繡也。父攜妾自廣寧歸，遇兵被俘，授馬屢墮。忽一女子，握腕趣遁，荒竄軍中，亦無詰者。女子健步若飛隼，苦不能從，百步而屢屢褪焉。久之，聞號嘶漸遠，乃釋手曰：『別矣！前皆坦途，可緩行，愛汝者將至，宜與同歸。』」劉知其狐，感之。因述其留蓋之故。女言其叔為擇婿於方氏，未委禽而亂適作。劉始知舅言非妄。攜女馬上，疊騎歸。入門則老母無恙，大喜。繫馬入，具道所以。母亦喜，為之盥濯，竟妝，容光煥發。母撫掌曰：「無怪癡兒魂夢不置也！」遂設衽褥，使從己宿。又遣人赴蓋，寓書於姚。不數日，姚夫婦俱至，卜吉成禮乃去。劉出藏篋，封識儼然。有粉一函，啟之，化為赤土。劉異之。女掩口曰：「數年之盜，今始發覺矣。爾日見郎任妾包裹，更不及審真偽，故以此相戲耳。」方嬉笑間，一人孳簾入曰：「快意如此，當謝蹇修否？」劉視之，又一阿繡也。急呼母。母及家人悉集，無有能辨識者。劉回眸亦迷；注目移時，始揖而謝之。女子索鏡自照，赧然趨出，尋之已杳。夫婦感其義，為位於室而祀之。一夕，劉醉歸，室暗無人，方自挑燈，而阿繡至。劉挽問：「何之？」笑曰：「醉臭熏人，使人不耐！如此盤詰，誰作桑中逃耶？」劉笑捧其頰。女曰：「郎視妾與狐姊孰勝？」劉曰：「卿過之，然皮相者不辨也。」已而合扉相狎。俄有叩門者，女起笑曰：「君亦皮相者也。」劉不解。趨啟門，則阿繡入，大愕。始悟適與語者狐也。暗中又聞笑聲。夫妻望空而禱，祈求現像。狐曰：「我不願見阿繡。」問：「何不另化一貌？」曰：「我不能。」問：「何故不能？」曰：「阿繡，吾妹也，前世不幸夭殂。生時，與余從母至天宮，見西王母，心竊愛慕，歸則刻意效之。妹子較我慧，一月神似；我學三月而後成，然終不及妹。今已隔世，自謂過之，不意猶昔耳。我感汝兩人誠意，故時復一至，今去矣。」遂不復言。自此三五日輒一來，一切疑難悉決之。值阿繡歸寧，來常數日不去，家人皆懼避之。每有亡失，則華妝端坐，插玳瑁簪長數寸，朝家人而莊語之：「所竊物，夜當送至某所；不然，頭痛大作，悔無及！」天明，果於某所獲之。三年後，絕不復來。偶失金帛，阿繡效其裝，嚇家人，亦屢效焉。

楊疤眼

一獵人，夜伏山中，見一小人，長二尺已來，蹣跚行潤底。少間，又一人來，高亦如之。適相值，交問何之。前者曰：「我將往望楊疤眼。前見其氣色晦黯，多罹不吉。」後人曰：「我亦為此，汝言不謬。」獵者知其非人，厲聲大叱，二人並無有矣。夜獲一狐，左目上有癍痕，大如錢。

小翠

王太常，越人。總角時，晝臥榻上。忽陰晦，巨霆暴作。一物大於貓，來伏身下，展轉不離。移時晴霽，物即逕出。視之，非貓，始怖，隔房呼兄。兄聞喜曰：「弟必大貴，此狐來避雷霆劫也。」後果少年登進士，以縣令人為侍御。生一子名元豐，絕癡，十六歲不能知牝牡，因而鄉黨無與為婚。王憂之。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，自請為婦。視其女，嫣然展笑，真仙品也。喜問姓名。自言：「虞氏。女小翠，年二八矣。」與議聘金。曰：「是從我糠覈不得飽，一旦置身廣廈，役婢僕，厭膏粱，彼意適，我願慰矣，豈賣菜也而索直乎！」夫人大悅，優厚之。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，囑曰：「此爾翁姑，奉侍宜謹。我大忙，且去，三數日當復來。」王命僕馬送之，婦言：「里巷不遠，無煩多事。」遂出門去。小翠殊不悲戀，便即奩中翻取花樣。夫人亦愛樂之。數日，婦不至。以居里問女，女亦愁然不能言其道路。遂治別院，使夫婦成禮。諸戚聞拾得貧家兒作新婦，共笑姍之；見女皆驚，群議始息。女又甚慧，能窺翁姑喜怒。王公夫婦，寵惜過於常情，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；而女殊歡笑，不為嫌。第善謔，刺布作圓，蹋蹴為笑。著小皮靴，蹴去數十步，給公子奔拾之；公子及婢恆流汗相屬。

一日，王偶過，圓蓋然來，直中面目。女與婢俱斂跡去，公子猶踴躍奔逐之。王怒，投之以石，始伏而啼。王以告夫人；夫人往責女，女俛首微笑，以手扞床。既退，愁跳如故，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。夫人見之，怒甚，呼女詬罵。女倚几弄帶，不懼，亦不言。夫人無奈之，因杖其子。元豐大號，女始色變，屈膝乞宥。夫人怒頓解，釋杖去。女笑拉公子入室，代撲衣上塵，拭眼淚，摩挲杖痕，餌以棗栗。公子乃收涕以忻。女闔庭戶，復裝公子作霸王，作沙漠人；己乃豔服，束細腰，娉姿作帳下舞；或髻插雉尾，撥琵琶，丁丁縷縷然，喧笑一室，日以為常。王公以子癡，不忍過責婦；即微聞焉，亦若置之。同巷有王給諫者，相隔十餘戶，然素不相能；時值三年大計吏，忌公握河南道篆，思中傷之。公知其謀，憂慮無所為計。一夕，早寢，女冠帶，飾冢宰狀，翦素絲作濃髭，又以青衣飾兩婢為虞候，竊跨殿馬而出，戲云：「將謁王先生。」馳至給諫之門，即又鞭撻從人，大言曰：「我謁侍御王，寧謁給諫王耶！」回轡而歸。比至家門，門者誤以為真，奔白王公。公急起承迎，方知為子婦之戲。怒甚，謂夫人曰：「人

方蹈我之瑕，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，余禍不遠矣！」夫人怒，奔女室，詬讓之。女惟憨笑，並不一置詞。撻之，不忍；出之，則無家；夫妻懷怨，終夜不寢。時冢宰某公赫甚，其儀采服從，與女偽裝無少殊別，王給諫亦誤為真。屢偵公門，中夜而客未出，疑冢宰與公有陰謀。次日早朝，見而問曰：「夜相公至君家耶？」公疑其相讓，慙顏唯唯，不甚響答。給諫愈疑，謀遂寢，由此益交權公。公探知其情，竊喜，而陰囑夫人，勸女改行；女笑應之。逾歲，首相免，適有以私函致公者，誤投給諫。給諫大喜，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，公拒之。給諫自詣公所。公覓巾袍，並不可得；給諫伺候久，怒公慢，憤將行。忽見公子衰衣旒冕，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。大駭；已而笑撫之，脫其服冕而去。公急出，則客去遠。聞其故，驚顏如土，大哭曰：「此禍水也！指日赤吾族矣！」與夫人操杖往。女已知之，闔扉任其詬厲。公怒，斧其門。女在內含笑而告之曰：「翁無煩怒！有新婦在，刀鋸斧鉞，婦自受之，必不令貽害雙親。翁若此，是欲殺婦以滅口耶？」公乃止。給諫歸，果抗疏揭王不軌，衰冕作據。上驚驗之，其旒冕乃梁黠心所製，袍則敗布黃袱也。上怒其誣。又召元豐至，見其憨狀可掬，笑曰：「此可以作天子耶？」乃下之法司。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，法司嚴詰獲，並言無他，惟顛婦癡兒，日事戲笑；鄰里亦無異詞。案乃定，以給諫充雲南軍。王由是奇女。又以母久不至，意其非人。使夫人探詰之，女但笑不言。再復窮問，則掩口曰：「兒玉皇女，母不知耶？」無何，公擢京卿。五十餘，每患無孫。女居三年，夜夜與公子異寢，似未嘗有所私。夫人昇榻去，囑公子與婦同寢。過數日，公子告母曰：「借榻去，悍不還！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，喘氣不得；又慣招人股裏。」婢媼無不粲然。夫人呵拍令去。

一日，女浴於室，公子見之，欲與偕；女笑止之，諭使姑待。既出，乃更瀉熱湯於甕，解其袍袴，與婢扶入之。公子覺蒸悶，大呼欲出。女不聽，以衾蒙之。少時，無聲，啟視，已絕。女坦笑不驚，曳置床上，拭體乾潔，加複被焉。夫人聞之，哭而入，罵曰：「狂婢何殺吾兒！」女驟然曰：「如此癡兒，不如勿有。」夫人益恚，以首觸女；婢輩爭曳勸之。方紛諫間，一婢告曰：「公子呻矣！」輟涕撫之，則氣息休休，而大汗淫淫，沾浹襦袴。食頃，汗已，忽開目四顧，遍視家人，似不相識，曰：「我今回憶往昔，都如夢寐，何也？」夫人以其言語不癡，大異之。攜參其父，屢試之，果不癡。大喜，如獲異寶。至晚，還榻故處，更設衾枕以規之。公子入室，盡遣婢去。早窺之，則榻虛設。自此癡顛皆不復作，而琴瑟靜好，如形影焉。年餘，公為給諫之黨奏劾免官，小有罪誤。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，價累千金，將出以賄當路。女愛而把玩之，失手墮碎，慙而自投。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，聞之，怒，交口呵罵。女奮而出，謂公子曰：「我在汝家，所保全者不止一瓶，何遂不少存面目？實與君言：我非人也。以母遭雷霆之劫，深受而翁庇翼；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，故以我來報曩恩、了夙願耳。身受唾罵，擢髮不足以數，所以不即行者，五年之愛未盈，今何以暫止乎！」盛氣而出，追之已杳。公爽然自失，而悔無及矣。公子入室，睹其脂粉遺鈎，慟哭欲死；寢食不甘，日就羸悴。公大憂，急為膠續以解之，而公子不樂。惟求良工畫翠小像，日夜澆禱其下，幾二年。偶以故自他里歸，明月已皎，村外有公家亭園，騎馬牆外過，聞笑語聲，停轡，使廝卒捉鞵，登鞍一望，則二女郎遊戲其中。雲月昏蒙，不甚可辨。但聞一翠衣者曰：「婢子當逐出門！」一紅衣者曰：「汝在吾家園亭，反逐阿誰？」翠衣人曰：「婢子不羞！不能作婦，被人驅遣，猶冒認物產也？」紅衣者曰：「索勝老婢無主顧者！」聽其音，酷類小翠，疾呼之。翠衣人去曰：「姑不與若爭，汝漢子來矣。」既而紅衣人來，果小翠。喜極。女令登垣，承接而下之，曰：「二年不見，骨瘦一把矣！」公子握手泣下，具道相思。女言：「妾亦知之，但無顏復見家人。今與大姊遊戲，又相邂逅，足知前因不可逃也。」請與同歸，不可；請止園中，許之。公子遣僕奔白夫人。夫人驚起，駕肩輿而往，啟鑰入亭。女即趨下迎拜；夫人捉臂流涕，力白前過，幾不自容，曰：「若不少記榛梗，請偕歸，慰我遲暮。」女峻辭不可。夫人慮野亭荒寂，謀以多人服役。女曰：「我諸人悉不願見，惟前兩婢朝夕相從，不能無眷注耳，外惟一老僕應門，餘都無所復須。」夫人悉如其言。託公子養痾園中，日供食用而已。女每勸公子別婚，公子不從。後年餘，女眉目音聲，漸與曩異，出像質之，迥若兩人。大怪之。女曰：「視妾今日，何如曩昔美？」公子曰：「今日美則美，然較昔則似不如。」女曰：「意妾老矣！」公子曰：「二十餘歲，何得速老。」女笑而焚圖，救之已燼。一日，謂公子曰：「昔在家時，阿翁調妾抵死不作繭。今親老君孤，妾實不能產，恐誤君宗嗣。請娶婦於家，且晚侍奉公姑，君往來於兩間，亦無所不便。」公子然之，納幣於鍾太史之家。吉期將近，女為新人製衣履，齎送母所。及新人入門，則言貌舉止，與小翠無毫髮之異，大奇之。往至園亭，則女亦不知所在。問婢，婢出紅巾曰：「娘子暫歸寧，留此貽公子。」展巾，則結玉玦一枚，心知其不返，遂攜婢俱歸。雖頃刻不忘小翠，幸而對新人如觀舊好焉。始悟鍾氏之姻，女預知之，故先化其貌，以慰他日之思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狐也，以無心之德，而猶思所報；而身受再造之福者，顧失聲於破甕，何其鄙哉！月缺重圓，從容而去，始知仙人之情，亦更深於流俗也！」

金和尚

金和尚，諸城人。父無賴，以數百錢鬻于五蓮山寺。少頑鈍，不能肄清業，牧豬赴市，若傭保。後本師死，稍有遺金，捲懷離寺，作負販去。飲羊、登壘，計最工。數年暴富，買田宅於水坡里。弟子繁有徒，食指日千計。邊里膏田千百畝。里中起第數十處，皆僧無人；即有，亦貧無業，攜妻子，僦屋佃田者也。每一門內，四繚連屋，皆此輩列而居。僧舍其中：前有廳事，梁楹節稅，繪金碧，射人眼；堂上几屏，晶光可鑑；又其後為內寢，朱簾繡幙，蘭麝香充溢噴人；螺鈿雕檀為床，床上錦茵褥，褶疊厚尺有咫；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跡，懸粘幾無隙處。一聲長呼，門外數十人，轟應如雷。細纒革靴者，皆烏集鴿立；受命皆掉口語，側耳以聽。客倉卒至，十餘筵可咄嗟辦，肥醴蒸薰，紛紛狼藉如霧霏。但不敢公然蓄歌妓；而狡童十數輩，皆慧黠能媚人，皂紗纏頭，唱豔曲，聽者亦頗不惡。金若一出，前後數十騎，腰弓矢相摩戛。奴輩呼之皆以「爺」；即邑人之若民，或「祖」之，「伯、叔」之，不以「師」，不以「上人」，不以「禪號」也。其徒出，稍稍殺於金，而風鬚雲鬢，亦略與貴公子等。金又廣結納，即千里外呼吸亦可通，以此挾方面短長，偶氣觸之，輒惕自懼。而其為人，鄙不文，頂趾無雅骨。生平不奉一經，持一咒，跡不履寺院，室中亦未嘗蓄鏡鼓；此等物，門人輩弗及見，並弗及聞。凡僦屋者，婦女浮麗如京都，脂澤金粉，皆取給於僧，僧亦不之靳，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。時而惡佃決僧首座床下，亦不甚窮詰，但逐去之，其積習然也。金又買異姓兒，私子之。延儒師，教帖括業。兒聰慧能文，因令人邑庠；旋援例作太學生；未幾，赴北闈，領鄉薦。由是金之名以「太公」諱。向之「爺」之者「太」之，膝席者皆垂手執兒孫禮。無何，太公僧薨。孝廉縉經臥苦塊，北面稱孤；諸門人釋杖滿床榻；而靈幃後嚶嚶細泣，惟孝廉夫人一而已。士大夫婦咸華妝來，奉幃弔唁，冠蓋輿馬塞道路。殯日，棚閣雲連，旛幢翳日。殉葬芻靈，飾以金帛；輿蓋儀仗數十事；馬千匹，美人百袂，皆如生。方弔、方相，以紙殼製巨人，皂帕金鍔；空中而橫以木架，納活人內負之行。設機轉動，鬚眉飛舞；目光鑠閃，如將叱吒；觀者驚怪，或小兒女遙望之，輒啼走。冥宅壯麗如宮闕，樓閣房廊連垣數十畝，千門萬戶，入者迷不可出。祭品象物，多難指名。會葬者蓋相摩，上自方面，皆僞僕人，起拜如朝儀；下至貢監簿史，則手據地以叩，不敢勞公子，勞諸師叔也。當是時，傾國瞻仰，男女喘汗屬於道；攜婦襁兒，呼兄覓妹者，聲鼎沸。雜以鼓樂喧豸，百戲鞞鞞，人語都不可聞。觀者自肩以下皆隱不見，惟萬頂攢動而已。有孕婦痛急欲產，諸女伴張裙為幄，羅守之；但聞兒啼，不暇問雌雄，斷幅繡懷中，或扶之，或曳之，蹙蹙以去。奇觀哉！葬後，以金所遺遺產，瓜分而二之：子一，門人一。孝廉得半，而居第之南、之北、之西東，盡緇黨；然皆兄弟敘，痛癢猶相關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此一派也，兩宗未有，六祖無傳，可謂獨闢法門者矣。抑聞之：五蘊皆空，六塵不染，是謂『和尚』；口中說法，座上參禪，是謂『和樣』；鞋香楚地，笠重吳天，是謂『和撞』；鈸鉦錚聒，笙管敖曹，是謂『和唱』；狗苟鑽綠，蠅營淫賭，是謂『和幃』。金也者，『尚』耶？『樣』耶？『撞』耶？『唱』耶？抑地獄之『幃』耶？」

龍戲蛛

徐公為齊東令。署中有樓，用藏肴餌，往往被物竊食，狼藉於地。家人屢受譴責，因伏伺之。見一蜘蛛，大如斗。駭走白公。公以為異，日遣婢輩投餌焉。蛛益馴，飢輒出依人，飽而後去。積年餘，公偶閱案牘，蛛忽來伏几上。疑其飢，方呼家人取餌；旋見兩蛇夾蛛臥，細裁如箸，蛛爪蜷腹縮，若不勝懼。轉瞬間，蛇暴長，粗於卵。大駭，欲走。巨霆大作，闔家震斃。移時，公甦；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。公病月餘，尋卒。公為人廉正愛民，柩發之日，民斂錢以送，哭聲滿野。

異史氏曰：「龍戲蛛，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，乃真有之乎？聞雷霆之擊，必於凶人，奈何以循良之吏，罹此慘毒；天公之憤憤，不已多乎！」

商婦

天津商人某，將賈遠方，從富人貸貲數百。為偷兒所窺，及夕，預匿室中以俟其歸。而商以是日良，負貲竟發。偷兒伏久，但聞商人婦轉側床上，似不成眠。既而壁上一小門開，一室盡亮。門內有女子出，容齒少好，手引長帶一條，近榻授婦，婦以手卻之。女固授之；婦乃受帶，起懸梁上，引頸自縊。女遂去，壁扉亦闔。偷兒大驚，拔關遁去。既明，家人見婦死，質諸官。官拘鄰人而鍛煉之，誣服成獄，不日就決。偷兒憤其冤，自首於堂，告以是夜所見。鞠之情真，鄰人遂免。問其里人，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經死，年齒容貌，與盜言悉符，固知是其鬼也。俗傳暴死者必求代替，其然歟？

閻羅宴

靜海邵生，家貧。值母初度，備牲酒祀於庭；拜已而起，則案上肴饌皆空。甚駭，以情告母。母疑其困乏不能為壽，故詭言之，邵默然無以自白。無何，學使案臨，苦無資斧，薄貸而往。途遇一人，伏候道左，邀請甚殷。從去。見殿閣樓臺，彌互街路。既入，一王者坐殿上。邵伏拜。王者霽顏命坐，即賜宴飲。因曰：「前過華居，廝僕輩道路飢渴，有叨盛饌。」邵愕然不解。王者曰：「我忤官王也。不記尊堂設祝之辰乎？」筵終，出白鏹一裹，曰：「豚蹄之擾，聊以相報。」受之而出，則宮殿人物，一時都渺；惟有大樹數章，蕭然道側。視所贈，則真金，秤之得五兩。考終，止耗其半，猶懷歸以奉母焉。

役鬼

山西楊醫，善針灸之術，又能役鬼。一出門，則捉騾操鞭者，皆鬼物也。嘗夜自他歸，與友人同行。途中見二人來，修偉異常。友人大駭。楊便問：「何人？」答云：「長腳王」大頭李，敬迓主人。楊曰：「為我前驅。」二人旋踵而行，蹇緩則立候之，若奴隸然。

細柳

細柳娘，中都之士人女也。或以其腰嫵嬌可愛，戲呼之「細柳」云。柳少慧，解文字，喜讀相人書。而生平簡默，未嘗言人臧否；但有問名者，必求一親窺其人。閱人甚多，俱未可，而年十九矣。父母怒之曰：「天下迄無良匹，汝將以丫角老耶？」女曰：「我實欲以人勝天；顧久而不就，亦吾命也。今而後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。」時有高生者，世家名士，聞細柳之名，委禽焉。既醮，夫婦甚得。生前室遺孤，小字長福，時五歲，女撫養周至。女或歸寧，福輒號啼從之，呵遣所不能止。年餘，女產一子，名之長怙。生問名字之義，答言：「無他，但望其長依膝下耳。」女於女紅疏略，常不留意；而於畝之東南，稅之多寡，按籍而問，惟恐不詳。久之，謂生曰：「家中事請置勿顧，待妾自為之，不知可當家否？」生如言，半載而家無廢事，生亦賢之。一日，生赴鄰村飲酒，適有追逋賦者，打門而誚；遣奴慰之，弗去。乃趣僮召生歸。隸既去，生笑曰：「細柳，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？」女聞之，俯首而哭。生驚挽而勸之，女終不樂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，仍欲自任，女又不肯。晨興夜寐，經紀彌勤。每先一年，即儲來歲之賦，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；又以此法計衣食，由此用度益紓。於是生乃大喜，嘗戲之曰：「細柳何細哉：眉細、腰細、凌波細，且喜心思更細。」女對曰：「高郎誠高矣：品高、志高、文字高，但願壽數尤高。」村中有貨美材者，女不惜重直致之；價不能足，又多方乞貸於戚里。生以其不急之物，固止之，卒弗聽。蓄之年餘，富室有喪者，以倍貲贖諸其門。生因利而謀諸女，女不可。問其故，不語；再問之，嗟欲涕。心異之，然不忍重拂焉，乃罷。又逾歲，生年二十有五，女禁不令遠遊；歸稍晚，僮僕招請者，相屬於道。於是同人咸戲謔之。一日，生如友人飲，覺體不快而歸，至中途墮馬，遂卒。時方溽暑，幸衣衾皆所夙備。里中始共服細娘智。福年十歲，始學為文。父既歿，嬌情不肯讀，輒亡去從牧兒遊。譙訶不改，繼以夏楚，而頑冥如故。母無奈之，因呼而諭之曰：「既不願讀，亦復何能相強？但貧家無冗人，可更若衣，便與僮僕共操作。不然，鞭撻勿悔！」於是衣以敗絮，使牧豕；歸則自探陶器，與諸僕啗飯粥。數日，苦之，泣跪庭下，願仍讀。母返身向壁，置不聞。不得已，執鞭啜泣而出。殘秋向盡，桁無衣，足無履，冷雨沾濡，縮頭如丐。里人見而憐之，納繼室者，皆引細娘為戒，嘖有煩言。女亦稍稍聞之，而漠不為意。福不堪其苦，棄豕逃去，女亦任之，殊不追問。積數月，乞食無所

，憔悴自歸；不敢遽入，哀求鄰媪往白母。女曰：「若能受百杖，可來見；不然，早復去。」福聞之，驟入，痛哭願受杖。母問：「今知改悔乎？」曰：「悔矣。」曰：「既知悔，無須撻楚，可安分牧豕，再犯不宥！」福大哭曰：「願受百杖，請復讀。」女不聽，鄰媪憐之，始納焉。濯髮授衣，令與弟怙同師。勤身銳慮，大異往昔，三年遊泮。中丞楊公，見其文而器之，月給常廩，以助燈火。怙最鈍，讀數年不能記姓名。母令棄卷而農。怙遊閒憚於作苦。母怒曰：「四民各有本業，既不能讀，又不能耕，寧不溝瘠死耶？」立杖之。由是率奴輩耕作，一朝晏起，則詬罵從之；而衣服飲食，母輒以美者歸兄。怙雖不敢言，而心竊不能平。農工既畢，母出貲使學負販。怙淫賭，入手喪敗，詭托盜賊運數，以欺其母。母覺之，杖責瀕死。福長跪哀乞，願以身代，怒始解。自是一出門，母輒探察之。怙行稍斂，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。一日，請母，將從諸賈入洛；實借遠遊，以快所欲，而中心惕惕，惟恐不遂所請。母聞之，殊無疑慮，即出碎金三十兩，為之具裝；末又以錠金一枚付之，曰：「此乃祖宦囊之遺，不可用去，聊以壓裝，備急可耳。且汝初學跋涉，亦不敢望重息，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。」臨行又囑之。怙諾而出，欣欣意自得。至洛，謝絕客侶，宿名娼李姬之家。凡十餘夕，數金漸盡。自以巨金在囊，初不意空置在慮；及取而斫之，則偽金耳。大駭，失色。李媪見其狀，冷語侵客。怙心不自安，然囊空無所嚮往，猶冀姬念夙好，不即絕之。俄有二人握索入，驟繫項領。驚懼不知所為。哀問其故，則姬已竊偽金去首公庭矣。至官，不能置辭，桎掠幾死。收獄中，又無資斧，大為獄吏所虐，乞食於囚，苟延餘息。初，怙之行也，母謂福曰：「記取廿日後，當遣汝之洛。我事煩，恐忽忘之。」福請所謂，黯然而悲，不敢復請而退。過二十日而問之。歎曰：「汝弟今日之浮蕩，猶汝昔日之廢學也。我不冒惡名，汝何以有今日？人皆謂我忍，但淚浮枕簟，而人不知耳！」因泣下。福侍立敬聽，不敢研詰。泣已，乃曰：「汝弟蕩心不死，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，今度已在縲絏中矣。中丞待汝厚，汝往求焉，可以脫其死難，而生其愧悔也。」福立刻而發；比入洛，則弟被逮三日矣。即獄中而望之，怙奄然面目如鬼，見兄涕不可仰。福亦哭。時福為中丞所寵異，故遐邇皆知其名。邑宰知為怙兄，急釋之。怙至家，猶恐母怒，膝行而前。母顧曰：「汝願遂耶？」怙零涕不敢

復作聲，福亦同跪，母始叱之起。由是痛自悔，家中諸務，經理維勤；即偶惰，母亦不呵問之。凡數月，並不與言商賈，意欲自請而不敢，以意告兄。母聞而喜，並力質貸而付之，半載而息倍焉。是年，福秋捷，又三年登第；弟貨殖累巨萬矣。邑有客洛者，窺見太夫人，年四旬，猶若三十許人，而衣妝樸素，類常家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黑心符出，蘆花變生，古與今如一丘之貉，良可哀也！或有避其謗者，又每矯枉過正，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，其視虐遇者幾何哉？獨是日撻所生，而人不以為暴；施之異腹兒，則指摘從之矣。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；然使所出賢，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？而乃不引嫌，不辭謗，卒使二子一富一貴，表表於世。此無論閨闈，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！」